

明季南畧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10478

明季南畧卷之十五

萬曆永曆至梧州

錫山計六奇

用寶編輯

三

庚寅正月朔乙卯。永曆在廣東肇慶府。羣臣朝賀。前除夕夜甲寅。

大清兵過梅嶺。初三日丁巳。克南雄府。而寶豐伯羅成耀棄韶州。初七日辛酉。報至。永曆震恐。戒舟西上。戎政遠生奏。自請行清道。給事中金堡特奏。請畱爭之。不得。時上下崩潰。武弁家丁大肆搶殺。先劫囊之厚。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五

一

者。如冢宰晏清等。宦之顯者。吏部丁時魁等。凡文臣所有悉爲之掠。初九日癸亥。永曆登舟。十三日丁卯。解維隨路劫奪。文職俱無完膚。二月初一日甲申。永曆至廣西梧州府。自前至是。凡三至矣。皆以舟爲家。瞿式耜疏曰。粵東水多于山。雖良騎不能野合。自成棟歸順。始有甯宇。賦財繁盛。廿倍粵西。內強而外可備。韶州去肇慶數百里。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亦可恃勤。王兵四至。何乃朝聞警而夕登舟。疏再上。而永曆移德慶。抵梧州境矣。蓋自成棟首疏。文武各還事權。

屍。言官正氣宜獎。失權者意。故急欲永厯移舟。棄東如

永厯移武岡。則有疏。前往肇慶。則有疏。勿東。今
移梧州。則有疏。勿西。瞿公非自違也。蓋以新造
小邦。宜以鎮定。若輕轉徙。則人心易渙。而叛將
潰兵。得以乘機劫掠。敵人聞聲而至矣。至永厯
之易于奔遷。亦自有說。一以知文武諸臣。不足
恃戰。不勝守。不固也。一以鑒崇禎以下。數主奔
避。不早。悉罹亡滅。故亟亟以登舟爲逃命計耳。

明李南畧

卷之十五

吁國勢至此。有不土崩瓦解者乎。

瞿武邦諫勿濫刑

時詞諫諸臣。疏請正綱紀。慎名器。多失人意。而御史
程源輩。以攫官不得。伺權者指攻其所。必去煢。戒永
厯。跪下給事中丁時愨。金堡蒙正發。及侍郎劉湘容。
于獄。式耜聞報。上疏申救。謂中興之初。宜保元氣。勿
濫刑。再疏爭之。曰。詔獄追贓。乃嘉廟魏忠賢弄權。銀
鍊楊左事。何可祖而行之。上頒勅布四人罪狀。勅出
忌者之手。式耜封還。謂法者。天下之至公也。不可以

盡語飲章橫加考案開天下之疑且四人得罪各有本未臣在政府若不言恐失遠近人望其何辭于後世凡七疏遣孫昌文入見陳說粵西民貧食盡時昌文孑身由海上來閣試授昌文翰林院簡討

粵事記云李元亂久與陳邦傅相軋不敢西上挽舟崧臺丁時魁等失勢仇家盡發其給黨貪縱獨袁彭年以艱先去將金堡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四人奉旨建問照北京廠衛故事全副刑具輪番更用以有馬吉翔主事被囚北金吾起家縱送乘落盡其法也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五
二
招賍俱十五六萬云爲受刑不過所致拷問時金堡呼二祖列宗丁與蒙劉則有老俞饒命萬代公候葺語不計叩頭而已向之附五虎得志者大懼傾家掩蓋永歷登極三年恭默簡靜言笑無間至是始見聲色

由前遺聞觀之則以丁蒙等詔獄爲非由後與記觀之則以五虎等嚴刑爲快姑竝存之以俟筆之史者

永歷中秋坐水殿

庚寅五六月間廣州固守弗下。兩廣總制杜允和時有報捷至梧州江渚。李元胤又于肇慶以計殺叛將羅守誠。局勢稍緩。再行考選。畧似人形者無不繡衣鐵簡。未天銓席。然得之非其分。卽有以敗之。如董雲。驤以臺中謝恩。卽叩頭不起。殞于帝舟。朱士焜吏科歸省。全家殲于賊手。潘駿觀改銓部。見朝尚無官帽。以便服行禮。時有方巾片片。潘雙鶴口號。亦遂奪職。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嚴起恒與二三同官。濯纓唱和。蕭索興味。八月十五日。無以爲金鏡之獻。親書水殿。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五

四

二字置一牌坊。鼓吹送入帝舟。再令群臣上表稱賀。情實孤舟發。婦形同畫船。簫鼓。

杜允和固守羊城

杜允和。河南人。李成棟之愛友。成棟沒時。兩廣印允和佩之。得不亡。失次傳之李棲鵬。棲鵬陷梅嶺。再傳之閻可義。病卒于韶州府。又傳之李五老。五老者。元胤之兄。亦成棟養子。軍士鼓噪而罷。又傳羅守誠守誠斬江人。成棟之中軍。亦以不協衆望而罷。此皆已丑夏秋間事。至九月允和擢兩廣篆。專守羊城。庚寅。

正月初七日

大清兵過嶺。允和與三司江樞等于十四日出城登舟。仍泊海珠寺側。俟烽火照影。卽掛帆虎頭門。不意候至月終。杳無音耗。允和後率三司官屬入城。各派汛地爲固守計。至二月初四日。

大清兵始至。駐營城北。仰攻甚難。蓋羊城東南二面距珠江北城濠外有二里許。汗田人馬不得跼立。惟西門一帶爲山麓。允和爲石重城守之。珠江以南五大縣錢糧輸貢不懈。二月至十月三大戰。允和晉封豫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五

五

國公

羊城廣州府。又曰五羊城。珠江在南門外。中有海珠寺。虎頭門從此去。

羊城崩陷

十月初十日庚寅。永曆聖誕。杜允和會齊文武官于五層樓拜祝。時有守西門外城主將范承恩亦在焉。承恩本淮安府皂役。從成棟入廣者。目不識丁。故綽號草包。時允和直呼之。承恩謂辱之于衆也。恨甚。遂潛通平南靖南二王。十月二十八日戊申。

大清兵竟攻西外城。承恩退入裏城，而外城失矣。連攻三日，十一月初二日卒。未刻羊城崩陷，允和仍率三司官屬攜兩廣總督印航海而去。後二年俱歸順南海悉平。

瞿式耜殉節

己丑年六月

大清再發師征廣，遣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出鄱陽，踰梅嶺入廣東，而定南王孔有德則渡洞庭湖。牂牁江名入廣西，時稱三王征廣。南京提兵索餉甚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五

六

急。舟約萬五千，兵俱帶妻隨征。先是永曆閣臣瞿式耜畱守廣西桂林府，已閱三載。自戊子二月二十三日夜亂，兵劫掠。式耜下平樂，帝往南甯。君臣從此永訣。行在諸臣各私功名，各徇門戶，畏避老成先達，外託畱守以尊其體，實疎遠之，以便己之所爲耳。庚寅年。

大清兵再薄全州，衛國公胡一青之兵已撤守榕江。是時勲師咸進，公次者侯伯桂林衙門相望，號令紛出。十一月初五日甲寅辰刻報。

大清兵大舉入嚴關。趙印選胡一青王永祚俱以分餉入桂。榕江空壁。武陵侯楊國棟甯武侯馬養麟方馳出小路。軍榕江兵未戰而潰。發使趙印選印選已出城。城中大亂。沿途驅掠。式耜合戰不得。城外潰兵雲飛鳥散。一青永祚從城外去。式耜衣冠危坐署中。適總督張同敞向雲川回。過江東不入寓。過式耜署曰。事迫矣。公將奈何。式耜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身將安往。同敞曰。公言是矣。君恩師義。敞當共之。遂哭。與式耜飲。家人泣請身出危城。號召諸勳。再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五

七

圖恢復式耜揮去不從。厥明被執見

大清朝定南王孔有德。式耜以死自誓。不復一言。命幽

式耜同敞于別所。式耜賦詩曰。與同敞相賡和。至閏

十一月十七日。殺之。其絕命詞有云。從容待死與城

亡。千古忠臣自主張。三百年來恩澤久。頭絲猶帶滿天

香。死之日。雷電大發。遠近皆爲稱異。時給事中金堡

已削髮爲僧。乃上書定南王孔有德。請葬式耜同敞

而吳江義士楊藝字碩父。爲具衣冠棺殮。并同敞瘞

于北門之園。

公在獄賦詩名浩氣吟。自序云。庚寅十一月初五日。聞警。諸將棄城而去。城亡與亡。余誓必死。別山張司馬自江東來城。與余同死。被刑不屈。累月幽囚。漫賦數章。以明厥志。別山從而和之。其一曰。籍草爲茵。枕由眠。更長寂寂夜如年。蘇卿絳節惟思漢。信國丹心止告天。九死如飴。遑惜苦。三生有石。只隨緣。殘燈一室。羣魔繞。寧識孤臣夢坦然。其二曰。已拚薄命付危疆。生死關頭豈待商。二祖江山盡擲。四年精血我偏傷。羞將顏面尊吾主。剩取忠魂落異鄉。不有江陵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五

八

真鐵漢。腐儒誰爲剖心腸。其三曰。正襟危坐待天光。兩鬢依然勁似霜。願仰須臾階下鬼。何愁慷慨殿中狂。須知榜辱神無變。旋與衣冠語益莊。莫咲老夫輕一死。汗青畱取姓名香。其四曰。年年索賦養邊臣。曾見登陴有一人。上爵滿門皆紫綬。荒邨無處不青燐。僅存皮骨民堪畏。樂爾妻孥國已貧。試問怡堂今在否。孤存畱守自捐身。其五曰。邊臣死節亦尋常。恨死猶銜負國傷。擁主竟成千古罪。畱京翻失一隅疆。罵名此日知難免。厲鬼他年詎敢忘幸有顛毛留旦夕魂。今早起祖宗旁。其六曰。拘幽

土室豈偷生。求死無門。慮轉清。勸勉煩君多苦語。寤
愚嘆我。太無情。高歌每羨騎箕句。灑淚偏爲清雨。
聲四大久拚同泡影。英魂到底護皇明。其七日嚴疆
數載盡臣心。坐看神州已陸沈。天命豈同人事改。孫
謀爭及祖功深。二陵風雨時來繞。歷代衣冠何處尋。
衰病餘生刀俎寄。還欣短髮尙蕭森。其八曰年逾六
十復奚求。多難頻經渾不愁。劫運千年彈指去。網常
萬古一身留。欲堅道力憑魔力。何事俘囚學楚囚。了
却人間生死事。黃冠莫擬故鄉遊。

臨難遺表

明李南畧

卷之十五

九

罪臣瞿式耜謹奏。臣本書生。未知軍旅。自永歷元年
謬膺畱守之寄。拮据四載。力盡心枯。無如將悍兵驕。
勲鎮諸臣。惟以家室爲念。言戰言守。多屬虛文。逼餉
逼糧。刻無寧晷。臣望不能彈壓。才不能駕馭。請督帥
而不應。求允放而不從。馴至今秋。灼知事不可爲。呼
籲益力。章凡數上。而朝廷漠然置之。近于十月十三
日。集衆會議。搜括懸賞。方謂卽不能戰。尙可以守。忽
于十一月初五之辰。開國公趙印選傳到安塘報。一
紙知嚴關諸塘盡已失去。當卽飛催印選等星赴危。

急而印選躊躇不前。臣竊訝之。詎意其精神全注老營。止辦移營一著。午後臣遣人再偵之。則已叢室而行。并在城衛國公胡青甯遠伯王永祚綬甯伯蒲縷武陵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各家老營俱去。城中竟爲一空矣。臣撫膺頓足曰。朝廷以高爵餌此輩。百姓以膏血養此輩。今遂作如此散塲乎。至酉刻。督臣張同敞從江東遙訊城中光景。知城中已虛無人。止畱守一人尙在。遂泅水過江。直入臣寓。臣告之曰。城亡與亡。自丁亥三月已拚一死。吾今日得死所矣。子非畱守。可以無死。盍去諸。同敞毅然正色曰。死則俱死。古人耻獨爲君子。君獨不容我同殉乎。卽于是夜明燈正襟而坐。時臣之童僕散盡。止一老成尙在身旁。夜雨泔泔。遙見城外火光燭天。滿城中寂無聲響。迨坐至雞唱。有守門兵入告臣曰。

大清已圍守各門矣。天漸明。臣與同敞曰。吾二人死期近矣。辰刻噪聲始至靖江府前。再一刻直至臣寓。臣與同敞危坐中堂。屹不爲動。忽數騎持弓腰矢突至。臣前執臣與同敞而去。臣語之曰。吾等坐待一夕矣。

毋庸執。遂與偕行。時大雨如注。臣與同做從泥淖中。蹕跚數時。始至靖江府之後門。時

大清定南王孔有德已坐王府矣。靖江父子亦以守國未嘗出城。業已移置別室不加害。惟見甲仗如雲。武士如林。少之。引見定南臣等。以必死之身不拜。定南亦不强。臣與同做立而語曰。城已陷矣。惟求速死。夫復何言。定南霽色溫慰曰。吾在湖南。已知有畱守在城中。吾至此。卽知有兩公不怕死而不去。吾斷不殺忠臣。何必求死。甲申闖賊之變。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五

十一

大清國爲先帝復仇。且塋祭成禮。固人人所當感激者。今人事如此。天意可知。臣與同做復定南。吾兩人昨已辦一死。其不死于兵未至之前。正以死于一室。誠不若死于大廷耳。定南隨遣人安置一所。臣不薙髮亦不强。只今

大清兵已克平樂陽朔等處。取梧祇旦晚間。臣涕下沾襟。仰天長號曰。吾君遂至此。極乎當年擁戴。一片初心。惟以國統絕維之關。繫乎一綫。不揣力綿。妄舉大事。四載以來。雖未豎有寸功。庶幾保全尺土。豈知天

意難窺人謀舛錯歲復一歲竟至于斯卽寸磔臣身何足以蔽負君誤國之罪然纍纍諸勳躬受國恩敵未臨城望風逃遁大厦傾圯固非一木所能支也臣洒淚握筆具述初五至十四日內情形仰瀆聖聽心痛如割血與淚俱惟願皇上勿生短見暫寬聖慮保護宸躬以全萬姓之命以畱一絲之緒至于臣等罪戾自知青史難逃竊計惟有堅求一死以報皇上之隆恩以盡臣子之職分天地鬼神實鑒臨之臨表不勝嗚咽瞻仰之至

明李南畧

卷之十五

十一

張同敞殉節

張同敞湖廣江陵人曾祖居正相神宗有聲崇禎間同敞以蔭補中書舍人至十七年闖賊李自成陷北京懷宗殉難賊索朝官甚急文武逼降者多同敞藏匿民間潛出城徒步南歸時宏光嗣位同敞痛懷宗之死服喪三年誓不仕往來吳浙山水間及南都復陷同敞入閩適隆武新立博求先朝舊臣時宰言同敞亟召見上悲喜甚命之官力辭上曰爾祖有功臣朝曾蔭錦衣衛指揮使今爾不受職數年後此爵湮

矣爾縱欲報先帝奈祖爵何強爲累襲錦衣官爾文人不當授武職然朕文武兼任爾慎毋過辭同敝感泣不得已改授錦衣衛指揮使時隆武二年二月也未幾堵錫督師楚中收降餘賊李赤心等表至行在上謂同敝曰楚爾父母邦也爾家世有名于楚素爲楚人所信服今降賊在楚地可往爲朕撫之俾戮力報効毋擾赤子同敝受命行至楚諭亂錫撫赤心等宣布上威信群賊稽顙歸化無不感服同敝遂卽復命還朝行至粵界聞入閩不守同敝仰天大哭如窮明季南畧

卷之十五

人無所歸及永厯卽位端州粵東已陷上畱大學士瞿式耜守粵西駕幸武崗起同敝入朝同敝見上號哭不已上曰爾文人也復有大節何可以武職屈因改授翰林院右春坊侍讀學士丁亥八月寇陷武崗上狩粵西同敝爲亂兵所掠避入黔地時黔粵隔絕人情洶擾數月不聞行在消息川黔士紳議立榮韓二藩同敝與錢邦芭及鄭逢元楊喬然力爭不可眾議乃阻戊子同敝從間道赴行在陞詹事府正詹事畱守瞿式耜疏荐同敝知兵得上命以兵部侍

郎經畧楚粵兵馬時兵弱餉匱同敞身在行間分甘苦以忠義激勸將士人人自奮每接戰同敞卽以死誓及庚寅冬同敞督開國公趙印選衛國公胡一青連營於桂林之小榕江十一月初五日

大清兵至兩營戰敗同敞率數騎入桂林城時軍民俱散畱守大學士朝服坐堂上誓與城亡及見同敞至喜曰我守臣不容他適子軍中總督自宜行天下事尙可爲乎子勉之同敞笑曰公能爲朝廷死同敞獨不能乎何相待之薄也連取酒共飲坐而待之次日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五

古

大清兵入城同敞與式耜見孔有德兩人不跪同敞尤大罵有德部下捶辱之同敞罵愈勵有德命拘二人於城北一小室中命左右說之降勸諭百端式耜但大哭同敞則毒罵暇則兩人賦詩有德憤甚命折同敞右臂仍談笑賦詩不絕同敞右臂旣損詩成式耜代書之兩人幽囚唱和者四十餘日詩各數十章有德見兩人困愈久苦愈甚而志愈堅烈知終不可辱至閏十一月十八日殺之金堡時已爲僧致書于孔有德乃收殮瞿張兩公屍塋于白鶴山下上聞同敞

死深爲痛悼累日不食望而祭之贈陵江伯無子所著詩文四十餘卷以兵燹亡失止臨難時絕命詞數十章傳達行在上讀而悲焉命工部刻傳之賜名御覽傷心吟

張同敞自訣詩

序云被刑一月餘兩臂俱折忽于此日右臂復能微動左臂不可仰矣。歷三日書得三詩。右臂痛不可忍此其爲絕筆乎。孤臣同敞囚中草詩曰。一月悲歌待此時。成仁取義有誰知。衣冠不改生前制。名姓空留死後詩。破碎山河休塋骨。顛連君父未舒眉。魂兮賴指歸鄉路。直往諸陵拜舊碑。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五

五

金堡上孔定南王書

茅坪衲僧性因和南。謹致書于定南王殿下。山僧悟水之罪人也。承乏掖垣。奉職無狀。繫錦衣獄。幾死杖下。今夏編戍清浪。以路道之梗。養病招提。飯命三寶。四閱月于茲矣。車騎至桂。咫尺階前而不欲通。蓋以罪人自處。亦以廢人自棄。又以世外之人自恕也。今且有不得不一言于左右者。故督師大學士瞿公總

督學士張公。皆山僧之友。爲王所殺。可謂得死所矣。敵國之人。勢不兩存。忠臣義士。殺之而後成名。兩公豈有遺憾于王。卽山僧亦豈有所私痛惜于兩公哉。然聞遺骸未殯。心竊惑之。古之成大業者。殺其身而敬且愛其人。若唐高祖之于堯君素。周世宗之于劉仁贍是也。我明太祖之下金陵於元御史大夫福壽。旣葬之矣。復立祠以祀之。其子犯法當死。又曲法以赦之。盛德美名於今爲烈。至如元世祖祭文天祥。伯顏。卹汪立信之家。豈非褒揚忠義。扶植彞倫者耶。山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五

六

僧問嘗論之。衰國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皆受命于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事雖殊軌。道實同源。兩公一死之重。豈輕于百戰之勲哉。王旣已殺之。則忠臣之忠見。功臣之功亦見矣。此又王見德之時也。請具衣冠。爲兩公殮。瞿公幼子。尤宜存卹。張公無子。益可矜哀。並當擇付親知。歸葬故里。則仁義之舉。王且播于無窮矣。如其不爾。亦許山僧領屍。隨緣藁葬。揆之情理。亦未相妨。豈可視忠義之士。如盜賊寇仇。然必滅

其家狼籍其肢體而後快于心耶夫殺兩公于生者王所以自爲功也禮兩公于死者天下萬世所共以王爲德也惟王圖之物外閑人不辭多口旣爲生死之交情不忍默默然于我佛冤親平等之心王者澤及枯骨之政聖人維護綱常之教一舉而三善備矣山僧跛不能履敢遣侍者以書獻敬候斧鉞惟王圖之

鄭之珖傳

鄭之珖四川廣安州人崇禎庚午舉人庚辰授廣東高州府推官粵東素富饒而高州又瀕海去京師遠

明季南畝

卷之十五

七

官其地者多貪墨不檢之珖獨清約不妄取於刑獄尤甚以故士民戴之考績以最聞以之珖爲通州知府未赴值闖賊陷北都之珖爲粵士民攀留不得去及隆武嗣位閩中召之珖入授工部主事陞員外丁亥秋八閩皆陷士紳半降之珖削髮爲僧賣藥于廣之新會縣有司及士人逼脅萬端之珖終不易志戊子李成棟歸明之珖乃蓄髮赴行在改授戶部員外庚寅二月陞禮部祠祭司郎中典試貴州五月至貴

陽逾流寇孫可望入黔以兵脅朝廷索封秦王大學士嚴起恒楊鼎和兵科給事中劉堯珍吳霖張載述建議不從可望遂命部下殺五人投其屍於水乃自稱秦王上驚悼不已賜可望名朝宗遣官撫諭之可望遂盡脅諸文武授以官爵改鑄印章更立制度有不從者輒誅之一時士紳怵其威無不屈從者之珖乃棄官攜妻孥隱于湄水之陽自號蛾眉道者之珖素貧居官絕苞苴行李蕭然躬耕自給或至併食恬如也時錢邦芭棄官隱于餘慶之蒲村相去三舍寒明季南畧

卷之十五

六

暑朝昏得村酒一壺必相招共飲醉則悲歌不輟及甲午春邦芭迫于可望之徵逼祝髮爲僧號大錯和尚之珖聞之大哭走唁邦芭曰昔吾遇閻難爲僧今公遇賊亦爲僧天厄我輩因如是乎自是放情詩酒不復以人世爲意至丙申九月之珖忽病謂妻湯氏曰我若不起大錯和尚必來後事惟彼可托至十月初五日卒邦芭聞訃奔往哭之時其友山陰胡欽華門人西川陶五柳湄水龔惟遠吳開元趙時達俱來會哭因私謚之曰貞確先生卜塋于湄水橋西爲立

碑表其墓之珖初娶吳氏繼楊氏子三長先卒次方三歲次方一歲江津程源爲撫其兩孤所著有明書二十卷鱸史八卷檳菴文集六卷詩集七卷紀難二卷行于世其所譟著尚多俱散失不可考矣

錢邦昌士之犯難不辱激于一時義形于色易易也至屢遭大變百折不挫幾幾乎難哉三十年來國難頻興所見抗節自全者固不乏人若夫張鄭二子文章事業已龍變鴻翥光昭天壤矣而矯矯志節復風被百世振起懦頑自非祖宗布德之深養士之善曷臻此哉野史議曰同儁始不汗賊終不屈于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五

十九

大清之珖始不屈于

大清終也不汗于賊二子之死慷慨從容雖有異要其清白一節始終不辱一也宣聖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二子之謂歟以備國史述採擇云

鄉城異歲

庚寅年大統歷兩廣雲貴地方永曆乎己丑年十月朔頒發閏月在十一月廣東廣州府省城與廣西桂

林府省城俱前十一月內失陷。下而肇慶高雷潯梧州平慶等府一切道府州縣大小官屬。則于十一月下旬陸續抵任。所奉者

大清時憲曆也。時憲閏月不在庚寅而在辛卯二月。一時城中官府軍丁自北來者。悉以十二月朔爲辛卯元旦。行拜賀禮。各鄉鎮居民仍永厯舊曆。則以辛卯年二月朔日爲元旦。守除拜歲。有鄉城之別。至交四月歲時始同。亦一異也。

袁彭年獻金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五

二十

十一初五日佛山至羊城最近。袁彭年首先投誠。獻犒軍銀八百兩。哭訴當年迫于李成棟之逆賊。後則著者仍爲

大清朝。此心可表天日。因求降級。實授通判。運判亦逼于富妾之命也。平南王靖南王揮出之。

黃士俊薙髮

先朝輔黃士俊。何吾騶及鄉紳楊邦翰李貞吳以連。俱投誠恐後。當時打油腔嘲士俊有君王若問臣年。紀爲道今年方薙頭之句。蓋崇禎末年。士俊曾膺存

問也。士俊廣東廣州府順德縣人。字亮垣。號振宇。萬曆癸卯年舉人。丁未狀元。時年二十五歲。至是年已八十二。狀元宰相。俱遭此幾代。升沈所生不辰矣。他人不壽爲不幸。而士俊又以多壽爲不幸也。噫。

永歷梧州西奔

十月初七日辛巳。永歷脫舟梧州城外。間羊城盡失。俱各奔竄。移舟西上。不五里。遂搶殺。遍行。上至藤縣。分爲兩股。從永歷者上右江。若嚴起恒、馬吉、翔等是也。餘則入容縣港。若王化澄等是也。上右江者至潯。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五

三

州道上。兵各潰散。永歷呼之不應。入容縣港者。於北流境上。爲土寇劫奪。棄妻失妾。亡子遺僕。比比皆是。螢螢隻身。步行足重。乞食羞顏。向爲鴛班貴客。今爲鷓鴣形喪狗。哀苦萬狀。生不如死矣。

永歷再上南甯

永歷再上南甯府。仍以府署爲行宮。時陳邦傳爲李定國所驅。不知所之。趙臺因邦傳強奪其女。遁入土司。所喜閣臣嚴起恒。尚不忍舍去。同大金吾馬吉、翔、大司禮龐天壽三人。班荆對泣而已。

永歷在南寧

辛卯正月己酉。永歷在南寧。免朝賀。正二兩月。稍覺平安。間有舊臣從別道而至者。又有新臣貪爵銜而就職者。文武兩班。位列楚楚。然亦蘊上露水。中漚。究無所恃也。

孫可望入南寧

二月朔戊寅。孫可望忽發兵三千直抵邕江。亟取兵科都給事中。當日現任其職者。應天吳晉也。可望腰斬之。猶以爲向日之企倖耳。不知官是而人非矣。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五

三

吳晉字叔山。上元縣生員也。邕江卽南甯府。

嚴起恒被難

孫可望旣殺吳晉。復取首相嚴起恒。與之追論。不封秦王之故。相對舟中。猶然成禮。及別後。則竟擠入邕江。江出交趾。流極迅暴。起恒家人急駕舟往救。直追至橫州。始得其屍。嗚呼。亦可謂死得其所矣。其餘朝臣悉皆奔散。爲生爲死。不得而問之。

何辜燬滅

兩廣軍民。殺戮百萬。城郭村墅。燬滅萬千。致世界兩

次鼎革者皆由辜朝薦何吾驪爭事權分爾我所起
吾驪家貲三百萬所居號大澗小澗巍煥壯麗海內
無比辛卯年總付之一炬初辜朝薦引李成棟入廣
自謂首建大功而潮陽士庶久恨其開禍西粵於辛
卯四月激于義憤盡燬滅其家云

吾驪一炬多藏厚亾也朝荐燬滅天道好還也
利徒戎首可以鑒矣

貞女絕命詩

女郎不知何氏大約湖南閩秀也順治十一年甲午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五

五

秋兵旋被擄女郎抗志不辱行至鸚鵡洲伺間投江
死浮身於黃鶴渚有司憐而命瘞之乃于衣裾間得
絕命詩云征帆已說過雙姑眼淚聲聲泣夜鳥墜入
江魚波底沒不畱青塚在單于其二曰厭聽行間帶
笑歌幾回腸斷已無多青鸞有意隨王母空費人間
設網羅其三曰遮身只是舊羅衣夢到湘江恐未歸
冥冥風濤又誰伴聲聲遙祝兩靈妃其四曰小小伶
仃畫閣時詩書曾拜母兄師濤聲夜夜催何急猶紀
批燈讀楚詞其五曰影照江干不暇悲永辭鸞鏡歛

雙眉朱門曾識諸秦晉。死後相逢總未知。其六曰生
來弱質未簪笄。身沒狂瀾嘆不齊。河伯有靈憐薄命。
東流直遶洞庭西。其七曰當時閨閣惜如金。何事牽
裾逐水濱。寄語雙親休眷戀。入江猶是女兒身。其八曰
國史當年強記親。殺身自古以成仁。簪纓雖愧奇男
子。猶勝王朝共事臣。

順治辛丑仲秋十日。予始得此。讀前數章。想見
貞節女子。讀至卒章。殺身猶勝等語。則非閨秀
口角。儼與文山爭烈矣。惜乎失其氏里。

明季南畧

卷之十五

貞節女子讀至卒章殺身猶勝等語則非閨秀口角儼與文山爭烈矣惜乎失其氏里

明季南畧卷之十六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安龍紀事

壬辰二月初六日。上自廣西南甯移蹕貴州安龍府。本安籠所。時雲貴皆爲孫可望所據。初陽尊朝。廷要封秦王。朝廷內外臣子稍忤其意。則擊斬隨之。以故外皆脅署僞職。及

天清兵陷廣西。可望遂改安籠所爲安龍府。迎上居之。宮室禮儀一切草簡。時廷臣扈隨者文武止五十餘。明季南畧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一

人中有馬吉翔者。本北京市棍也。性便黠。頗識字。初投身內監門下充長班。復爲書辦。逢迎內監。得其歡心。故內監皆托以心腹。及高起潛入典兵。吉翔竄入錦衣衛籍。冒授都司。居起潛門下。荼毒軍民。無所不至。後又賄陞廣東都司。及乙酉。陞武卽位。福建吉翔解粵餉。赴行在。自陳原係錦衣世職。遂冒陞錦衣衛指揮。後奉使楚中。諛諸將。凡報軍功。必竄入其名。屢冒邊功。漸次陞至總兵。及永歷卽位。又營求宮禁。勦戚。得封文安侯。吉翔歷事既久。專意結媚。宮禁宮監。

凡上一舉一動無不預知巧爲迎合於是上及太后皆深信之以爲忠勤遂命掌戎政事及至安龍見國事日非遂與管勇衛營內監龐天壽謀逼上禪位秦王以圖富貴獨慮內閣吳貞毓及朝中大臣不相附順陰嗾其黨冷孟鉅吳象鉉方祚亨交章叅毓先是瀨湍移蹕時貞毓欲上暫畱以繫中外人民之望遂與壽翔忤至是兩逆交煽急謀去貞毓而孟鉅等叅疏屢上上素知貞毓忠貞俱寢不行壽翔鉅等曰貞毓入閣視事則我不得叅預機密公等叅貞毓徒費

明季南畧

卷之十六

二

紙筆今秦王權傾內外我具一啟托張提塘封去求秦王令諭以內外事委戎政勇衛兩衙門總理則大權歸我兩人我兩人作秦王心腹公等作羽翼然後徐謀尊上爲太上皇讓位于秦王則我輩富貴無量貞毓何能爲乎吉翔遂遣門生郭璘說武選主事胡士端云今上困處安龍大勢已去我輩追隨至此無非爲爵位利祿耳揣時觀變當歸秦王況馬公甚爲倚重目下欲以中外事屬之若公能達此意于諸當事共相附和力勸禪位何愁不富貴不然我輩俱不

知死所矣。士瑞卽厲聲叱璘曰：汝喪心病狂，欺蔑朝廷，遂謂我輩亦隨波逐流乎？璘慙而退。吉翔復遣璘持白綾一幅，求武選司郎中古其品畫堯舜禪受圖，欲以進秦王。其品憤怒不書。吉翔陰報秦王，秦王遂將其品鎖去，立斃之杖下。六月，秦王有劄諭天壽吉翔云：凡朝廷內外機務，惟執事力爲仔肩。若有不法臣工，一聽戎政，勇衛兩衙門叅處，以息紛囂。劄到中，外惶懼，獨吏科給事中徐極、兵部武選司員外林青陽、王事胡士瑞、職方司主事張鏐、工部營繕司員外明季南畧、
卷之十六
三

蔡續等相謂曰：天爵吉翔曩在楚粵，怙寵弄權，以致楚粵不戒，鑿輿播遷。今不悔禍，且包藏禍心，稱臣于可望一人，孤立百爾，寒心。我輩若畏縮不言，不幾負國恩，羞鷄列乎？由是各疏叅二逆罪狀。章三上，上始知兩人欺君賣國，并發其在安龍時曾偷用御筆，私封龍府土官趙維宗爲龍英伯。上怒，卽召集廷臣，欲治壽翔罪。壽翔懼，急入內廷，求救太后得免。兩人好旣露，怨愈甚，欲謀殺極等。於是專意諂附，可望凡可望欲爲者，二人輒先意爲請，可望愈肆無憚，自設內

閣六部科道等官一切文武皆署偽銜。復私鑄入登
爲印。盡易本朝舊印。而賊臣方于宣詔。可望尤甚。爲
之定儀制。立太廟。享太祖高皇帝。主于中。張獻忠主
于左。而右則可望。祖父主也。擬改國號曰後明。日夜
謀禪位。上僅守府。勢甚岌岌。私與內監張福祿。金爲
國曰。可望待朕。無復有人。臣禮。奸臣馬吉。翔。龐天壽
爲之耳目。朕寢食不安。近聞西藩李定國。親領大帥。
直搗楚粵。俘叛逆陳邦傳父子。報國精忠。久播中外。
軍聲丕振。將來出朕于險。必此人也。且定國與可望
明季南畧

卷之十六

四

久有隙。朕欲密撰一勅。差官賫馳行營。召定國來護
衛。汝等能爲朕密圖此事否。福祿等卽奏曰。前給事
徐極。部司林青陽。胡士瑞。張鐫。蔡續。於秦王發劄。寵
任天壽。吉翔。時曾抗疏交叅。忠憤勃發。實陛下。一德
一心之臣也。臣將聖意。與他密商。自能得當。以報上
允之福祿。與爲國請。張鐫。蔡續。私寓。適極與青陽。士
瑞。俱至。福祿等密傳意。諸臣叩首云。此事關係國家
安危。首輔吳公老成持重。當密商之。五人卽詣貞毓
寓。言其事。貞毓曰。今日朝廷式微至此。正我輩致命

之秋也。奈權奸刻刻窺伺。恐機事不密。諸公中誰能
充此使者。林青陽卽應曰。某願往。貞毓曰。固知非公
不可。但奸人疑阻。須借告假而行可也。青陽乃卽日
請假歸葬。貞毓屬祠祭司員外蔣乾昌密擬勅。屬職
方司主事朱東旦繕寫。福祿等密持入。用寶。青陽卽
日陛辭。時可望沿途有塘撥盤詰。陰藏密勅。從間道
馳出。此六年十一月事也。癸巳六月。上以青陽去久
不回。欲差官往催。貞毓卽以翰林院孔目周官對。武
安伯鄭允元云。此番比前更要慎重。今日吉翔在左
明季南畧 卷之十六 五

右日夜窺探。凡事必報。可望必須先將馬吉翔差出。
使他不得窺探。事乃可濟。若吉翔在內。則奸黨蒲纓
宋德亮郭璘蔣御曦等往來奔走。陰伺舉動。深爲不
便。時因節屆霜降。上以興陵越在廣西。例用勳臣一
員代祭。遂使吉翔往粵行禮。去後。卽命蔣乾昌撰勅。
復遣周官賚往。官涕泣受命而行。時吉翔奉差在粵。
探知青陽賚有密勅。至李定國營。私差汪錫立至營
探聽。未幾而劉議新途遇吉翔。不知吉翔不與謀。向
告吉翔大懼。遂逼令具啟報知秦王西藩接勅之事。

又囑其弟雄飛。畫出家貲。陰賂提塘王愛秀。求其應援。時吉翔黨與布列甚密。日伺探聽。上孤立自危。以臺省員缺。勅部考選。于十二月二十四日臨軒親試。將蔣乾昌。李元開。選翰林院簡討。張鐫。選刑科給事中。李頎。胡士瑞。選浙江福建兩道監察御史。楊鍾徐。極。蔡續。趙賡。禹。易士。佳。任斗。墟。朱。東。旦。等。亦以資深俸久。各加秩陞職。自是天壽雄飛益相危懼。謂蒲纓宋德亮。郭璘。蔣御曦等曰。凡我讐敵。俱選青華。我輩危矣。纓等曰。時聞周官之行。係衆人密謀。待馬公察明。季南畧。卷之十六。六。

訪詳悉具報。秦王則此輩死無日矣。不數日。馬吉翔果具密啟與秦王。報知此事。天壽雄飛持啟詣王愛秀云。馬公訪得朝中有兩次差官。賫勅往西藩去。召他帶兵迎駕。現有啟報秦王。煩公卽發撥啟聞。秀聞大驚曰。果有此事。我係提塘。亦當具啟報知。壽飛卽下拜曰。公果具啟救我輩性命。誠再生之恩也。啟去。可望大怒。甲午正月。差鄭國往南甯。馬吉翔處探聽周官事跡。并看西府兵勢。時吉翔疏証青陽周官甚急。由是吏科都給事徐極。大理寺少卿楊鍾。太僕寺

少卿趙賡禹光祿卿蔡縝刑給事張錦御史李頎福建道監察御史胡士瑞。交章叅吉翔欺君賣國。天壽表裏爲奸。上見事急。卽勅廷臣公議治罪。天壽懼。與雄飛數騎逃出。雄飛遂見秦王。將密勅與謀之人。一報知。而十八人獄成矣。先是正月內。林青陽回行在復命。至田州。總鎮常榮營。榮知密勅事。已發止。青陽勿回行在。卽密奏上。青陽遂畱營中。暗遣心腹劉吉至行在。藏張鐫蔡縝卽密奏上。上甚喜。卽擢青陽兵科給事。上謂貞毓曰。仍撰勅與青陽。勅內先要明李商畧。

卷之十六

七

說壽翔表裏爲奸。將謀不利于朕。著令翦除。俟朕與將軍握手時。卽行告廟。晉封之典。發金二十兩。爲西藩鑄印。貞毓擬篆屏藩親臣四字。發與青陽。差人劉吉領去。青陽接勅與金。常榮發兵護送。至廣東廣州。得遇周官。同青陽將空勅書寫及屏翰親臣四字樣。鑄成。遂至高州西藩。李定國營內。詎意可望差標官。至常榮營。急拿青陽。已去旬日矣。遂將榮撤回。而鄭國已于南甯取吉翔回行在。可望亦疑吉翔與謀。令行在各官與吉翔對理密勅之事。各官旣集。鄭國云。

馬吉翔已拿在此。列位要明白說出林青陽周官賈勅之事。他果與謀否。以便回覆國主。貞毓云。學生職司稟擬。關防嚴密。如何曉得。國云。既如此。我到朝內。請上面對。諸臣俱造朝候。上御文華殿。召鄭國王愛秀進殿。國與愛秀奏云。西藩私通朝內奸臣。脅勅要封。國主已發人往拿。正法林青陽周官。不日便到。皇上可知。是何臣主持。待臣等好回覆國主。上云。密勅一事。朝中臣子。必不敢做。數年以來。外面假勅假寶亦多。爾等還要密訪。豈皆是朝裏事。國與愛秀憤憤。

明季南畧

卷之十六

八

而出。卽同天壽洶洶至朝房云。我們要回青州。列位須快說。明白貞毓云。皇上雖值播遷。朝廷法度尙在。誰敢妄行。學生們實不曉得。天壽力証曰。你如何推避得。國與愛秀卽將貞毓扭出朝房。一任天壽指揮。又將楊鍾鄭允元蔣乾昌蔡續趙賡禹張錫徐極李頤胡士瑞李元開朱東旦朱議屢周允吉許紹亮胡世寅陳馨瑞易士佳任斗墟等俱收鎖王愛秀宅內。隨帶家丁仝天壽進宮。拿內監張福祿金爲國劉衡宮中大震。少頃福祿與爲國劉衡鐵索繫出。惟胡世

寅於是日釋放。此甲午三月初六日事也。入朝時天氣清明。及諸君子被執。忽烈風霾日。陰雲慘黑。安龍士民驚曰。此天壤間一大變事。其逆黨冷孟銚朱企鎮蒲纓宋德亮且揚揚得意。猶奏上。速將密勅情由指出。是出何人所爲。以便處分。不然。危亡在旦夕矣。上曰。汝等逼朕認出。朕知是誰。因悲憤而退。翼日國具嚴刑拷究。先將貞毓妾父戶部員外裴廷謨提到。國叱謨跪。謨厲聲曰。我是朝廷五品大夫。如何跪你。國怒。令亂棍交下。幾斷兩臂。復將謨拷夾。問密勅事。

明季南畧

卷之十六

九

謨不應。次將張鏞徐極周允趙廣禹蔡續任斗墟陳慶瑞張福祿金爲國等。一一酷刑拷鞠。惟貞毓以大。臣免刑。餘皆夾數夾。笞數百。痛苦難禁。惟呼二祖列宗。時天色晴明。忽風雷震烈。蔡續厲聲曰。我輩枉取刑辱。取紙筆來。待我拱招。國卽將續扭解放鬆。續持筆告天曰。皇天后土。二祖列宗。今日蔡續供招與謀密勅之事。以見臣子報國苦衷。由是一一寫出。國又問曰。皇上知否。續恐有害國家。答曰。未經奏明。招罷。仍扭鎖收管。越三日。將許紹亮裴廷謨釋放。紹亮流

涕不肯出獄。向十八人曰：今日同事爲國，生死與共。安忍獨生？貞毓等曰：公今得生，是天未盡滅忠臣。爾旣生，我輩雖死猶生。紹亮等揮淚拜辭。十八公揮淚答拜。紹亮同廷謨出獄。天壽、吉翔出家貲，厚賂國秀。吉翔以女送鄭國爲妾。國畱宿三日遣還。卽誣十八公以欺君誤國、盜寶矯詔爲辭。飛報可望，發令于本月二十日到安龍。以十八爲奸，以吉翔爲忠，請上裁斷。國等請上召對。上憂憤御殿，隨發廷臣公議。由是吏部侍郎張佐辰、綏甯伯滿纓、太常寺少卿冷孟鉞、明季南畧、卷之十六、十、武選司郎中朱企鏌、總兵宋德亮、刑部主事蔣御曦等，俱附耳向鄭國云：這些官今日都要處死。若畱一箇禍根不絕。國云：自然還須列位主持。維時刑部司官蔣御曦執事。吏部侍郎張佐辰稟旨，竟以盜寶矯詔欺君誤國八字爲案。定張鐫、張福祿、金爲國、凌遲。蔣乾昌、徐極、楊鍾、趙廣、禹蔡、繡、鄭允元、周元吉、李順、胡士瑞、朱議、屜、李元、開、朱東、旦、任、斗、墟、易、士、佳、等爲從。擬棄市。惟貞毓以大臣賜絞。陳慶瑞與佐辰同鄉。同年力救得杖一百二十。擬遣戍。劉議新杖一百二。

十越五日死。劉衡杖一百免罪。復以福祿乃中宮近侍。用寶發勅。雖皇上自行中宮。俱知其事。天壽吉翔等將廢中宮。囑儀制司蕭尹上疏引古廢后事爲例。維時中宮流涕哭訴。上前始免。遂將諸君子縛赴法場。俱能神色不變。望闕叩頭云。臣子一念。今日盡矣。無以報國。雖死有餘賁耳。又云天壽吉翔雄飛朋脅。爲奸欺君賣國。我輩今日爲他殺盡。他日必借秦王勢。挾制天子。爲所欲爲。中興大業從茲已矣。張福祿曰。我輩生不能殺此三賊。死當作厲鬼殺之。以除國害。諸君子臨刑絕無戚容。各賦詩見志。吳貞毓詩云。

明季南畧

卷之十六

十一

九世承恩愧未酬。憂時惆悵乏良謀。躬逢多難惟依漢。夢遶高堂亦報劉。忠孝兩窮嗟百折。匡扶有願賴同儔。蔣乾昌詩云。天道昭然不可欺。此心未許泛常知。奸臣禍國從來慘。志士成仁自古悲。十載辛勤爲報國。孤臣百折止憂時。我今從此歸天去。化作河山壯帝畿。李元開詩云。憂憤呼天洒酒卮。六年辛苦戀王畿。生前只爲忠奸辨。死後何知仆立碑。報國痴心容易死。還家春夢不須期。泊羅江上逢人舊。自愧無能

續楚詞朱東旦詩云。邕江昔日五君子。隨扈安龍十八人。盡瘁鞠躬今已矣。忠臣千載氣猶生。朱議孱詩有精忠貫日吞河岳。勁氣凌霜砥浪濤之句。詞極悲壯。餘不及詳。紀賦詩畢。仍對各官拱手曰。學生輩行矣。中興大事。交付列位。但列位都要忠于朝廷。切不可附天壽吉翔賣國。學生輩雖死猶生也。言罷引頸受戮。時安龍雖三尺童子。無不垂涕者。鄭國仍將諸君子暴屍三日。時天氣炎熱。顏面如生。各家親族買棺收殮。十八忠臣既死。雄飛遂自黔回。吉翔倚藉可

明季南畧

卷之十六

十一

望。挾制朝廷。復預機密。引其黨張佐辰。扶綱攝相。行事。內外大權。盡歸龐馬。時人以佐辰相貌醜劣。詭事權奸。供龐馬指揮。號拱辰爲判官。扶綱爲小鬼。而國勢日削矣。

吳貞毓。宜興人。丙辰生。時年九十有七。論者謂壽享百歲。榜登會元。官居宰相。名著忠臣。此人問四難也。而萃于一人。嗚呼感哉。

錢邦芭祝髮託

自庚寅八月。孫可望入黔。逼勤王號。迫授佘官。拒不

受退隱黔之蒲村躬耕自給。歷辛卯迄癸巳。可望遣
官逼召一十有三次。余多方峻拒。甚至封刃行誅。余
亦義命自安。不爲動也。甲午二月二十三日。爲余初
度之辰。山陰胡鳧菴。隣水甘羽嘉富順杜耳侯。西湖
許飛則。渝州倪甯之。遂甯黃璽卿。涪水馬仲立。黃月
子。同集假園。釀酒祝余。適廣安鄭於斯致書云。偶以
采薪不能來。謹寄一贊爲壽。贊云。昔與先生同朝。帝
嘗曰。直臣矣。汲黯有其骨。而學術遜之。今與先生同
隱。人咸曰。隱者矣。嚴光有其高。而氣節遜之。夫汲黯
無學術。嚴光無氣節。吾有以知先生矣。諸子讀是贊。
舉觴祝曰。非鄭公不知先生。非先生不足當是贊也。
余再拜謝曰。芑不敏。敢忘諸君子今日之訓。以貽知
己。羞。次日。餘慶縣令鄒秉浩。復將可望命。趣余就道。
威以恐嚇。危害萬端。余酌酒飲之。談笑相謝。鳧菴知
余意。席間私賦詩曰。酒中寒食雨中天。此日銜杯却
惘然。痛哭花前莫相訝。不如往泛五湖船。是晚余遂祝髮
于小年菴。乃說偈云。一杖橫擔日月行。山奔海立問
前程。任他霹靂眉邊過。談笑依然不轉睛。是時門下

同日祝髮者四人曰古心古雪古愚時古心亦有傷云風亂浮雲日月昏書生投體向空門不須棒喝前因現慷慨隨緣念舊恩次日祝髮者五人曰古德古義古拙古荒古懷次日又二人曰古圍古處時諸人爭先披剃呵禁不得余委曲阻之譬曉百端餘乃止先後隨余出家者蓋十有一人因改故居爲大錯菴俾諸弟子居之共焚修焉

邦芑被可望扭械至黔途中口占纔說求生便

害仁一聲長嘯出紅塵精忠大節千秋在桎梏

明季南畧

卷之十六

十四

原來是幻身其二桎械營纏悟夙因千磨百折

爲天倫虛空四大終須壞忠孝原來是法身其

三日前劫會爲忍辱仙百般磨鍊是奇緣紅爐

口口口口雪弱水洋中泛鏡船

孫可望犯關敗逃本末

甲午三月孫可望以受禪不遂深忌宰相吳貞毓等

適上有密旨召李定國入衛遂以盜寶假勅之名誣

貞毓等十八人殺之於安龍府乙未十一月遣總兵

張明志關有才等往廣西暗襲定國時定國在廣東爲

大清兵所攻。敗于新會。收集殘兵萬餘。駐扎南甯府。勢甚卑弱。問張明志等將近。計無所出。召中書金維新。曹延生計之。二人曰。明志等兵雖多。皆帥主舊部下。安敢相敵。今明志等從大路來。我從小路逕截其後。彼出不意。定然驚潰。我輩乘勝率兵至安龍。迎皇上。駕徑至雲南。美名厚實。兼收之矣。定國然之。與靳統武。高文貴等集兵萬人。拔寨而起。從小路行五日。抄出明志營後。卒然衝之。明志等不知兵從何來。前後大亂。定國乘勢急追。要截殘兵。得三千人。遂連夜赴安龍府。時可望聞明志兵敗。料定國必至安龍。疾召白文選帶兵數百至安龍迎駕。幸貴州。時丙申正月也。先是可望投順。後錢邦芑見其跋扈。可望部將有白選者。忠誠可托。私語之曰。忠義美名也。叛逆惡號也。孺子且辨之。丈夫可陷身不義乎。文選感其言。遂與私誓。遣至安龍。請駕文選知定國兵將到。託以夫馬不足。故緩行。期兩日。後定國兵果至。定國謂文選曰。聖駕宜幸雲南。我與秦王原係弟兄。彼此和好。同輔國家。何事不可爲。然全藉衆調停耳。定國遂護駕。

徑至雲南將可望所造宮殿請上居之時丙申三月也定國命靳統武執馬吉翔家眷數人防其出入欲請詔治罪時文選回貴州可望大怒欲舉兵與定國決戰文選曰天子在彼不便爾和爲是可望命文選入雲南議和文選入朝上卽封李定國爲晉王劉文秀爲蜀王時艾能奇已死授其子總兵封白文選爲鞏國公王尙禮保國公王自奇夔國公張虎淳化伯靳統武高文貴寶民望皆授總兵王尙禮王自奇張虎皆可望心腹而張虎奸黠尤用事虎自以位在諸人

明季南畧

卷之十六

六

下甚怏怏文選密謂定國文秀曰今可望死党王尙禮王自奇擁重兵在輦轂之下而張虎尤詭日伺左右禍且不測今欲與可望議和須奏皇上遣張虎行乃可無反覆定國文秀於是奏上召張虎至後殿上曰秦晉兩王義當和好此須卿一行虎拜受命上從頭上拔金簪一枝賜虎日和議成卿功不朽必賜公爵此簪賜卿爲信此去見簪如見朕也虎臨行私謂王尙禮王自奇曰我此行不半年必與秦王整頓兵馬來取雲南爾二人如何接應自奇曰尙禮率親丁

在城內爲內應。我兵馬俱札楚雄姚安一帶。秦王目
黔來。我從楚雄而下夾攻之。尙禮爲內應。定國文秀
不滿三萬人。又皆疲弱。我輩上下精兵二十萬。彼能
支乎。張虎辭行至黔。見秦王曰。上雖在滇。端拱而已。
文武兩班。唯唯諾諾。外大權盡歸李定國。定國所信。
則中書金維新。龔銘武。則靳統武。高文貴。終日陞官
加賞。兵馬不滿三萬人。無固志。可唾手取也。可望大
悅。虎復上封伯印。繳還。可望曰。在彼處不受。恐生疑
忌。故爲受之。臣受國主厚恩。豈敢背貳哉。白文選受
明季南畧

卷之十六

七

國公之職。已爲彼所用矣。因請屏退左右。取上所賜
簪示可望曰。臣臨行時。皇上賜此簪。命臣刺國主。以
報功。許封臣二字王。臣不敢不以上聞。可望信以爲
然。憤怒愈甚。而犯闕之意。於是決矣。僞翰林方子宣
者。諂事可望。正在可望宮中。獻計曰。臣有二策。但用
其一。不煩一兵。而皇上自斃。定國文秀二人之首。自
然致矣。可望問何策。于宣請屏人。密言。左右遠窺。但
見于宣叩頭跪奏。可望點頭應之。竟不知所獻何策
也。于宣出得意之極。謂家人曰。今年入滇。功成後。國

主登九五我爲首相。已親許我矣。此時可望欲發兵。以糧草不足。稍緩其期。適上又差白文選來議和。可望拘雷之。卽差通政司朱運久來議。運久大轎黃蓋。徑至朝門。無人臣禮。名爲講和。實暗與可望心腹文。武相約。俾爲內應。此時上以扶綱爲東閣大學士。張。佐辰爲吏部尙書。龔夔爲戶部左侍郎。孫順爲兵部。右侍郎。冷孟銍爲刑部左侍郎。王應龍爲工部尙書。尹三聘爲通政司。楊左爲詹事府正詹事。張重任爲大理寺寺丞。汪蛟爲文選司。郎中之職。其中惟龔。明季南畧

卷之十六

又七

夔奏言在雲南受可望十年厚恩。辭不受。舉朝大譁。詰龔夔云。爾在本朝中。戊辰進士。屢任顯官。至于司道。可望入滇。爾首迎降。卽得高位。家世受明朝三百年之恩。忍忘。而十年之恩。獨不忍忘也。龔夔恬不爲耻。時適雷躍龍來朝。卽命入閣辦事。蓋躍龍在昔威宗時。曾爲吏部左侍郎。仕可望爲宰相。至是仍入閣。人頗笑之。馬吉翔旣爲靳統武所拘禁。日夜詬媚。統武悅之。時定國最信金維新。龔銘二人。嘗至統武宅議事。吉翔一見。卽意逢迎。金維新龔銘。遂信吉翔。爲

佳士加之統武。又極稱譽。兼爲吉翔頌。寃吉翔乃言。前事皆他人所爲。嫁禍于我。但得一見晉王。訴明心事。死不恨矣。金龔兩人信之。歸言于定國。稱吉翔之才。兼辨其枉。定國猶不以爲然。乃召吉翔見。吉翔一見定國。先叩首稱頌。定國千古無兩。從此以後。青史流芳。吉翔今日得際此時望。見顏色。死且不朽。其他是非。寃若俱不足辨。定國于是大悅。與吉翔握手談心。惟恨相見之晚。而吉翔得侍左右數日。其諂諛之工。無所不至。凡左右內外。衆口同聲。交諛吉翔。定國

明季南畧

卷之十六

六

本目不識丁。粗戇直率。竟爲吉翔所弄。墮其術中。一日吉翔謂金維新龔龔曰。晉王功高。皆兩公爲之提挈。今晉王旣進封兩公。亦當不次封賞。安得仍舊職乎。若吉翔得在皇上左右。定當爲兩公言之。金龔兩人大悅。於是見定國曰。吉翔原是朝廷舊人。當仍荐補朝廷要職。彼實歸誠殿下。凡事必與我輩相照應也。定國然其言。卽命金維新草疏荐吉翔入閣辦事。上不得已從之。吉翔入內。旣挾定國之權。以要上。又假上之寵。以動晉王。而內外大權。不一月盡歸吉翔。

不但諸臣屏聽。卽上亦坐視無可奈何矣。丁酉春。方于宣啟。可望曰。今皇上在滇。定國輔之。人心漸屬于彼。臣意請國主早正大統。封拜文武世爵。則人心自定矣。可望遂日夜謀犯關。調練兵馬。時錢邦芑爲可望拘于大典寺。心私憂之。可望兵部尙書程源與都察院鄭逢元。過邦芑寓。亦深以爲慮。邦芑知其心事。與之計曰。今馬寶馬進忠馬維興等三人。雖隸可望麾下。皆朝廷舊勳。臣受國恩頗重。彼曾與我言及此事。彼自憤恨。欲圖報朝廷而無路也。至于可望標下。

明季南畧

卷之十六

九

惟白文選有心朝廷。我曾與之私誓。決不相負。可望率兵入滇。必用此數人爲將。倘得從中用計。圖可望如反掌耳。今被幽禁在此。煩二公可爲致意之。程源卽商之文選。文選曰。我矢志不負朝廷。只恐力難濟事。源曰。馬寶兄弟有心人也。文選然之。源又與逢元私見馬寶。相約既定。至八月初一日。可望誓師發兵。以白文選爲大總統。以馬寶爲先鋒。合兵十四萬人。滇十八日。兵渡盤江。滇中震動。王尙禮私約龔夔張重任等爲內應。先是七月間。王自奇在楚雄醉後誤

殺定國營將。俱定國襲之。遂引其衆渡瀾滄江。據永昌府。去雲南二千餘里。故可望入滇。不相問。遂不相應。九月初。李定國劉文秀聞可望率十餘萬衆。至交水。列三十六營。去曲靖止三十里。相顧失色。文秀曰。城中。有王肖禮諸人爲內應。遲二十日。王自奇必知消息。必引兵從永昌而下。雲南腹背受敵。不戰自潰矣。莫若乘此時走交趾。猶可自全。定國曰。交趾兵亦不少。我輩不過二三人。且有家口。安能往。不若由沅江。景東。取土司。以安身。爲上。躊躇兩日。終不能決。

明季南畧

卷之十六

十

初四日。白文選率所部兵連夜拔營。逃至曲靖。單馬引數騎。定雲南。初六日。進城。竟入朝。上細言兵事。定國文秀聞之。大爲驚駭。隨至朝中相見。文選曰。此時宜速出兵交戰。馬寶馬維輿及諸要彙諸將。已俱有約。稍遲則事機必露。斷不可爲矣。定國尙疑文選爲反間。猶豫未決。文選曰。若再遲。則我輩死無地矣。有一字誑皇上。負國家。當死萬箭之下。我當无赴陣前。汝等整兵速進言畢。卽上馬馳去。文秀遂率祁三昇及賀九儀胡一清趙印選吳子金李本高等禦之。十

五日至交水。相去十里。列三營。初可望見文選。率月部逃去。恐人心多不服。意欲退兵。召諸將議之。諸將未敢應。馬寶自思。若退回貴州。則我輩之謀必洩。豈能自存乎。因挺身言曰。文選所部不及萬人。今我輩之衆十萬。于彼若以文選一人爲進退。我輩豈皆非人乎。張勝亦曰。只某一人亦能擒定國。以敵文選。何足爲重輕。可望大悅。曰。諸將能如是。吾復何憂。至十八日。可望見定國對列三營。知雲南兵馬盡出。城內空虛。乃召張勝曰。爾可率領武大定馬寶。選缺騎七

明季南畧

卷之十六

三

于連夜走小路。至雲南城下。暗襲之。城中有王尙禮、龔彝等爲內應。爾一入城。則定國、文秀等知家口已失。不戰而走矣。張勝領命整點馬騎。與馬寶約。傍晚起行。馬寶回營。寫密書。差心腹人送入定國營內。曰。張勝等領精兵七千。往襲雲南。雲南若破。則事不可爲。必須明日決戰。遲則無及矣。可望定國約二十一日會戰。十八日晚。定國見馬寶大驚。是夜卽傳各營諸將。十九日天未明。拔寨而出。列陣相向。可望亦命各營會戰。兩陣相交。文秀驍將崇信、伯李、本高、馬

殺文秀退回定國亦爲小却可望乘高山觀賊見定國等銳氣旣挫命諸營速進定國文秀色俱相謂曰畢竟眾寡不敵不若暫退再議文選怒曰張勝已往襲雲南我兵若退彼以精騎躡吾後我兵不鳥散則蹂爲肉泥矣尙能歸乎進而死于陣不猶愈于走而死于馬足乎况彼陣中馬興袁韜等皆與我有約若決志而前必相應也定國文秀未應文選乃策馬率所部五千鐵騎直冲之見馬維興列陣未動文選飛奔而來維興不放一箭開陣迎文選入兩人合兵

明李甫景

卷之十六

三

抄出可望陣後所向披靡連破數營可望在高阜望見大驚曰維興諸營俱叛矣諸將見之遂無門志定國文秀見文選維興乘勝截殺可望旗幟漸亂因召各營奮勇齊進可望遂大敗而逃定國與文秀計曰今張勝往襲雲南府王自奇又據永昌聖駕在雲南我當回救汝可同文選急追可望必擒之而後已於是文秀文選率諸將追可望定國率兵回救雲南是時張勝由小路行道走五日至雲南城下駐札正欲攻城王尙禮卽披挂上城欲爲內應黔國公沐天波

探知其情。奏上急召王尙禮。龔葵張重任入朝。獨尙禮三召始至。沐天以率親兵防守之。先是定國自交水遣人報捷。上命將飛報。大捷旗插金馬碧雞坊下。曉諭軍民。及張勝兵至城外。正欲攻城。見飛報。大捷旗。問居民曰。此何處報捷。居民曰。李晉王在交水殺敗秦王。昨晚差官來報捷耳。張勝大驚。謂武大定曰。我大營兵既敗。李定國必截吾之後。我輩孤軍。安可居此。於是抄掠居民。拔營而去。王尙禮見張勝兵退。知其情。已露自縊而死。張勝兵回至渾水塘。正遇定

明季南畧

卷之十六

三

國兵回列陣。死戰。定國兵自交水力戰後。又遠行而來。疲弊之極。張勝爭歸路。拚命死戰。定國兵幾不支。將次敗走。馬寶見定國勢危。從張勝陣後。連放大炮。擁兵殺來。張勝大驚曰。馬寶亦反矣。遂潰而走。次日過益州。其部將總兵李承爵駐札其地。率兵來迎。張勝大喜。方與承爵戰。敗之。故忽左右數人直前擒張勝。縛之。勝罵曰。汝爲部將。何敢叛我。承爵曰。汝敢叛天子。吾何有于汝乎。于是解雲南告廟。獻俘與其黨趙珣伏誅。十月初一日。可望逃至貴州。命馮雙禮

帶兵守威清要路。約曰：若文秀至，可速放三砲。時文秀追至普安，尙未敢輕進。雙禮欲可望速逃，劫其輜重，乃連放三砲。可望逃回貴州時，不過十五六驛。城中并無一兵。聞雙禮號炮，挈妻子連夜出城。其輜重婦女盡爲雙禮部兵所劫。初十日，走至偏橋，隨行止二十餘人。及過鎮遠平溪沅州，各守將俱閉營不納。至靖州，戶書吳逢聖爲靖州道，率所部迎之。可望曰：一路人心俱變，惟有投。

大清朝可免。於是遣楊惺先、鄭國先往寶慶投降。

明季南畧

卷之十六

三

大清朝三日後，白文選追兵至。可望乃與吳逢聖程萬里數十騎連夜奔逃，至武岡界上。總兵楊武伏兵截殺，土存妻子十餘人，投歸。

大清餘衆走散。可望既逃，後文秀至，縣招集舊將黔中諸文武，皆曰：犯關之禍，起于張虎。方于宣二人數日後，張虎率殘兵從滇逃回，投文秀。文秀問曰：皇上賜金簪，原囑汝議和，何從有行刺之說？虎不能應。文秀乃囚虎解雲南。上告廟御門，獻俘磔之。無不利。決時方于宣正爲提提。考試沅靖等處所出表題，有擬奏。

王出師討逆。大捷等語。及聞可望兵敗。卽馳書于邗
芭云。欲糾集義旅。擒可望。以獻功朝廷。邗芭鄙之。答
以詩曰。脩史當年筆削餘。帝星并度竟成虛。秦宮火
後收圖籍。猶見君家勸進書。蓋于宣爲可望脩史者。
又嘗對人言。帝星明于井度。秦王嘗有天下故也。十
一月。李定國率馬寶。高文貴等進兵永昌。擒王自奇。
誅之。可望諸營兵部將俱歸誠朝廷。滇黔之難悉平。
乃下詔大赦。封白文選爲翬昌王。遣召川黔大臣程
源鄭逢元。萬年策劉泌等。李定國率諸文武上疏。請

表章安龍死難十八忠臣。及敘追勦可望諸文武勳
勞。於是贈吳毓貞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樞殿大學士。
吏部尙書謚文忠。廕一子錦衣衛簽事。世襲。贈鄭允
元。武安侯。謚武簡。張鐄。徐極。兵部右侍郎。楊鍾。蔡續。
趙廣。禹。大理寺正卿。蔣乾。昌。李元。開陳。廖。瑞。侍讀。學
士。周允吉。未議。康。胡士瑞。李順。副都御史。易士佳。任
斗墟。太常少卿。朱東。旦。劉議。新。太僕少卿。各蔭一子
入監讀書。內監張福。祿。金爲國。弟。姪。一人。錦衣衛指
揮僉事。俱遺布司官。諭祭文曰。卿等乾坤正氣。社稷

臣早傾捧日之忱。夫劫擬天之力。詎意叛逆生息。
禍起蕭牆。梟獍橫行。頓忘君父安龍之血。終當化碧。

九原

駢列回思。卿等簪履趨蹌。杳不可見。夫獨何心。能不

悲哉。將茲俎豆。慰彼泉臺。後吳貞毓妻裴氏子穀。嚴

鄭允元夫人鄧氏。扶兩公柩。合葬于城西海源寺時。

馬吉翔復當國。奸黨自不敢通知。在廷諸公知其事。

者白衣冠往送之。戶郎中吳鼎弔以詩曰。國運好絲

繫暴秦鬚眉。那得有完人。智稱武簡知名重。美謚文

明季南畝。卷之十六。美

忠見道真。字古史。傳雙烈士。一山石伴雨孤臣。黃寇醒

酒臨風吊愁說。中興志未伸。御史陳起相詩曰。虛灰

冷作一瓶收。送上荒原源海頭。天府星殘埋曲遼。東鶴

返泣千秋雨中昏。夜催人去。夜裡空山付鬼愁。眼底鬚

眉今鬼盡。更將忠義向誰籌。廷臣謂可望之。不至于

篡弒。皆貞毓諸公護持之力也。十一月。上乃復遣通

政使尹三聘往安。勅立十八忠臣之廟。是時周官裴

廷謨許紹亮金簡等。進交章奏劾吉翔。而吉翔當權

與金維新朋比。定國聽其蠱惑。漸次疏遠。正人奸黨

仍復布列識者已知國事之不可爲矣

明季南畧卷之十六

三



此書所載諸事皆與國事之不可爲矣

明季南畧卷之十七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孫李構隙本末

張獻忠起于陝西有養子四人孫可旺艾能奇李定國劉文秀獻忠養以爲子皆冒姓張然稍違其意撻之至百餘故四人雖爲獻忠所親信而兩腿恒潰爛更無完者可旺本名旺兒米脂人幼無賴鄉人惡之與母同居受直爲人趕驢遠出數日返不見其母問之鄰人皆云不知可旺訟之官官怒曰汝出門時原明季南畧卷之十七

卷之十七

一

未嘗以母託鄰人今汝母自他適鄰人安所知因杖之可旺憤怒無歸逃而爲賊初入賊營爲主者負鍋雪天行山路六晝夜不息兩足十指俱落疲困不能行遂棄所負鍋至晚主者炊無鍋欲斬之旁一賊方救得免可旺苦甚逃出營遇獻忠收爲伴當可旺性狡黠猶何獻忠意能奇定國皆愚蠢無知故獻忠尤喜可旺撫爲長子衆賊遂呼可旺爲大哥獻忠旣得志以可旺爲平東將軍能奇爲定北將軍定國爲安西將軍文秀爲撫南將軍又以王尙禮爲中軍府

都督白文選爲前軍都督。王復臣爲左軍都督。馮雙禮爲右軍都督。胥奇爲後軍都督。軍中于是稱可旺爲北府。定國爲西府。文秀爲南府。而彼此往來則皆稱爲兄弟。屬下文武皆稱師主。諸賊中可旺稱識字。故獻忠平日一切密謀。惟可旺獨察之。每遇敵可旺能率部下堅立不動。賊中呼一堵牆。自獻忠死于川丁亥春。可旺能奇定國文秀同王尙禮等由貴州走雲南。首攻曲靖府。時隆武差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朱壽琳率總兵孔思誠副總兵孫守約監紀通判張京元駐劄曲靖。三月賊至壽琳同道府有司堅守以飽石擊傷賊無算。可旺乃率眾力攻三日。城陷執壽琳等。壽琳不屈。可旺勸之至三罵愈烈。遂遇害。誠守約等俱降。先是黔國公沐天波以聽信家丁刻害土司激變。沙定州陷雲南府。沐天波走大理府。沙定州據雲南。請鄉宦大學士王錫袞相見。王忤貴生唐泰爲沙定州謀。主勸定州殺王併殺諸鄉紳。雲南大亂。洱海道楊畏知集義兵討定州。相拒于楚雄府。及可旺破曲靖。定州以兵死相襲。可旺一戰大敗之。定州潰。

逃可旺乘勝破雲南分兵襲楚雄楊畏知戰敗被擒
初不屈。可旺以畏知同鄉聞其任雲南甚得士民心
故欲降之以收人望。多方勸之。畏知降。可旺待之甚
厚。畏知遂爲之用。因與定國聯姻。畏知旣降。沐天波
遂走永昌。劉文秀引兵追至永昌。王自奇入城。擒天
波回雲南。天波請降。可旺乃命天波招降各府。雲南
三百年。知有沐國公。凡各土司聞天波歸順。無不降
者。可旺旣據有雲南。耻其名不雅。改名可望。因與能
奇等各復原姓。可望稱平東王。艾能奇稱定北王。李
李定國稱安西王。劉文秀稱撫南王。是時四人並大
各領一軍。不相下。而艾能奇。李定國。兵尤多。可望意
欲并之。而兵獨弱。恐不能得。先與王尙禮私議。尙禮
曰。自然應尊大哥爲主。但得定北帥主。無異議。無不
從矣。可望因囑尙禮往說能奇曰。我等兵馬雖多。號
令不一。若不尊一人爲主。恐難以約束。衆議欲請公
與平東。議一人爲主。能奇曰。大哥有學問。我等不及
自當尊之。尙禮復可望。遂傳令四月初一日。各營兵
將同赴演武塲。尊可望爲主。及是日。李定國先到營。

中。教袍將帥字旗扯起。可望與能奇等後至。可望遂問曰。我尙未至。誰升帥字旗。眾答曰。西府老爺先至。眾將不知照往日例。遂將旗升起。可望曰。軍中舊制。主將入營。方升帥旗。天下所同也。今日既以我爲主。應俟我入營。方升旗放炮。若西府入營。何升旗。目中明無我矣。我安能爲眾人主乎。劉文秀曰。此西府一時之誤。望大哥姑容。可望憤不已。尙禮請責旗鼓官贖罪。可望亦不久定國曰。我與汝兄弟耳。今日因無主尊汝爲首領。遂欲如是。異日可知矣。汝不做則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七

四

已。我何必定靠你生活。眾人多方勸解。可望登座發落。可望怒曰。必欲我爲主。必杖定國百棍。乃可定國怒曰。誰敢打我。可望曰。定國不受杖。則軍法不能行。異日何以約束諸將。眾力勸不已。定國喧闐愈甚。可望怒欲上馬去。白文選從定國後抱持之。曰。請老爺勉強受責。以成好事。不然從此一決裂。則我輩必至各散。昔爲人所乘矣。於是王尙禮馮雙禮等同將定國按倒于地。特杖鞵之杖至五十。定國不得已。呼曰。我今服矣。眾乃爲求免。遂舍之。是日。可望遂爲諸將

王子是軍中無取不服者是可望之能用其衆在此而定國之嫌隙亦由是成矣。是晚公會既散可望私入定國軍中。再三慰之曰。不如是號令不行。衆軍皆叛我。何能行。從此四人雖並肩仍稱兄弟。每公事相會。四人並坐于上。然各營諸將賞罰則一稟于可望。戊子秋。可望得錢邦芑招降書。欲要封王。簡朝議未決。己丑春。廣西總兵陳邦傳畏李赤心高必正勢盛恐爲所并。欲借援可望。乃假鑄秦王之寶。命其私人胡執恭往雲南。封可望爲秦王。能奇定國文秀三人爲國公。定國等心疑其僞。與能奇文秀議不受。乃可望欲借王號。以壓三人。勸三人同受。能奇曰。我等自爲王耳。何必封定國。曰。我等無尺寸之功。何敢負朝廷之封。可望不悅。相持不決。越月餘。能奇病死。可望乃獨受秦王之封。而定國文秀卒不受。仍各稱帥主。可望既假稱王。乃使人諷定國文秀欲其拜見。叩賀。定國不從。文秀勸白以弟拜兄。亦無不可。於是定國勉強下拜。此後公會定國文秀俱左右列坐。然定國終憤憤。可望亦心銜之。後朝廷知可望受胡執恭

偽封衆議。誰不決督師堵胤錫請之于上。封爲平遠王。差僉都御史趙昱至滇封之。并封定國爲康國公。文秀爲泰國公。定國知此。封出自朝廷。與文秀議欲受封。可望已稱秦王。不欲受二字王。乃拂然謂定國曰。汝前不受封。今何爲而受乎。定國乃不敢受。及庚寅秋。可望出黔。命定國守雲南。定國終日操演兵馬。製造盔甲。一年鍊就精兵三萬人。至壬辰三月。乃致書可望。欲出楚立功以報朝廷。可望不能止。乃聽之。出四月至貴州。可望命馮雙禮等領兵二萬人同行。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七

六

五月由鎮遠下偏橋。一戰復沅州。復大戰。遂復靖州。六月至全州。

大清定南王孔有德兵出。接戰敗績。有德等嚴守關。以

精騎三千大戰。定國直前殺數人。縱兵圍殺。有德大

驚。急傳令百姓守城。次日定國同馮雙禮兵至城下。

有德棄城。見定國兵馬強盛。知不敵。乃回宅運火藥

于室內。囑家人曰。事急則舉火。次日大雨。城破。有德

回家。殺其受妾數人。自縊。命家人縱火闔門。焚死

餘一子七歲。定國收養之。併擒陳邦傳及子曾禹解

至貴州誅之。廣西既破。金帛山積。定國會而愚。凡部下所據之物。定國必兼取之。馮雙禮以是不服。密啟可望云。定國專擅之甚。後恐難制。八月。定國復衡州。凡永彬一帶望風而降。定國兵至江西吉安。凡招撫所到。定國委選州縣官。可望封定國爲西甯王。馮雙禮與國侯。差楊惺先往封至衡州。李定國曰。封賞出自天子。今以王封王。可乎。遂不受封。可望慮定國功大。權重難制。楚粵人心歸之。因爲書召之。不至。十月。可望出兵至沅江。命張虎督兵復辰州。連書催定國。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七

七

至靖州相會。意欲圖之。定國心腹人龔彞至沅州。見可望。探知其意。密書報定國。令勿來。來必不免。癸巳正月。定國行至武岡州。見書。嘆曰。本欲其圖恢復。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大功乎。因率所部走廣西。四月。可望與

八清兵戰于兩路口。大敗。走回貴州。入月間。李定國駐兵柳州。命馮雙禮統兵三萬。往襲之。定國聞。可望兵至。燒糧而走。雙禮謂定國怯。率兵追之。定國回兵。有擊雙禮。大敗而回。時上在安龍。憤可望陵逼。遣武選

司員外林青陽翰林院孔日周官封定國親王命將
兵至安龍護駕後可望知之甲午三月忿殺宰相吳貞
毓等十八人至乙未冬定國敗于粵東回劄南甯可
望又遣張明志關有才引兵潛赴南甯襲定國復爲
所敗丙申三月定國乘勝入安龍迎駕徑赴雲南與
可望議和丁酉八月可望以白文選爲總統馬寶爲
先鋒統兵十五萬入雲南劄于交水文選會與馬寶
密商爲定國內應至是文選竟率兵定國合還擊之
可望大敗走回黔左右皆叛文秀率兵急追之可望
用季南畧

卷之十七

八

恐不免遂入楚降

大清其部下兵將皆爲定國所有

觀此則知措隙本未曲在可望不在定國明矣
續孫可望踞雲貴事

崇禎甲申張獻忠入蜀僭號成都殘忍不可盡述歲
丁亥

大清肅王統兵至蜀殺獻忠于西光縣之鳳凰山其黨
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白文選馮雙禮王尙
禮王復臣等領潰衆奪重慶江殺隆武所封平寇伯

曾英遂由遵義取貴州。值雲南土司沙定州與婁范氏叛踞省城。黔國公沐天波走楚。雄定州圍其城。可至等詭稱援師由貴州兼程。于三月二十八日屠曲靖定州。解楚。雄圍悉衆走阿迷州。遇可望等于蛇花口。戰敗。定州集潰衆守俚草菴。可望取雲南。李定國推可望爲平東王。其相雄長如故也。旋以兵襲天波。有洱海道楊畏知統義旅與可望等戰于祿豐縣之啟明橋。畏知被執隨營。天波走永昌。可望至大理。天波自永昌遣其子爲質。可望許之。陰令心腹混於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七

九

沐衆至瀾滄江。奪鐵索橋。比沐衆到永昌。可望兵亦到天波倉卒不備。被執回滇。戊子。可望李定國劉文秀領兵圍沙定州於俚草菴。擒定洲范氏。剝皮遊示。天波恨既雪。聽可望指示。分檄號召各土司出兵。認餉。遂築穴雲南營土木。鑄造印敕。設六部九卿科道。昆明鄉原任御史任僕倡稱國主。率衆推戴。可望令僕兼禮兵二部尙書。時惟李定國多所扞格。可望密與文秀商擒定國于教場。責百棍示威。定國之嫌始此。可望自揣昔皆比肩其事。思所以壓服其心。楊思

知龔彝同赴廣西潯州府。丞歷處請到有慶國公。陳邦傅矯詔遣標官武康伯胡執恭。由間道賫勅印往封。可望爲平遠王。改名朝宗。執恭至滇。迎可望意。又私改勅印封。可望秦王。以悅其心。鑄與朝通寶。庚寅可望敗匡國公皮熊于貴筑。殺忠國公王祥于綏陽。皆隆武所封者。兼定北將軍艾能奇病故。可望悉收其部曲。聲勢益強。丞歷內閣嚴起恒。總督楊鼎和及科道官。追論陳邦傅矯詔胡執恭假勅印之罪。可望令禪督賀九儀等往南甯護駕。遂盜殺嚴起恒等。以

明季兩畧

卷之十七

十

洩返論之。忿揚畏知既脫虎口。不欲回黔。丞歷留爲相。可望怒。差指揮鄭國於丞歷處。拏畏知回黔。殺之。令賀九儀張勝張明志移駐丞歷于安龍所。改所爲府。令范應旭知府事。凡丞歷及隨侍文武支糧提塘章應科與旭造冊。聞皇帝一員。皇后口餘可知矣。又令李定國攻廣。以馮雙禮與陳國能隨之。揣可望之心。以定國勝。則可以崇功。死則借以除患。敗則可以加罪。不意突破廣西子女玉帛。定國無不私厚。雙禮國能歸邦。可望卽調撤定國。定國疑中讒。不赴封西。

甯王定國亦不受可望。以馮雙禮爲興國侯，率兵往擒雙禮。敗歸，可望恐迫則生變，仍善養定國。家口于雲南。壬辰三月，可望以成都敘府重慶各要地，皆吳三桂同定。西將軍開服，令劉文秀領兵復四川。三桂同定西將軍撤兵回保甯。文秀追至保甯，一戰而十餘萬衆立膏鋒刃。獲都督王復臣，殺之。劉文秀止單身走，可望責令投閒。文秀之嫌始此。李定國避粵，攻新會爲

大清將擊敗，僅存兵二千。至丙申春，定國將奔回安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七

十七

龍，可望恐定國以永歷爲奇貨，亟遣心腹葉應楨隨白文選同往安龍。探聽定國動靜，卽偪永歷移黔。永歷合宮慘哭，白文選亦泣下。遂以定國無他志，報可望。及定國見永歷，卽挾之行。可望謀奪永歷，復遣文秀至曲靖府。文選意在永歷與定國一同護行。劉文秀與可望及都督王尙禮、王自奇、賀九儀等守滇。文秀聞定國奉永歷回滇，陽與尙禮等密議勒兵守城。自以數騎會定國云：我輩將以秦王爲董卓，但恐誅卓。又有番操定國指天設誓，同文秀迎歸雲南，卽倡言秦

王若尊永歷我輩當尊秦王未幾封李定國爲晉王
劉文秀爲蜀王。艾能奇之子承業爲鎮國將軍。管延
安王事。以定國辦事金維新爲行在吏部侍郎。兼都
察院龔銘爲行在兵部侍郎。白文選爲鞏國公王尙
禮爲保國公王自奇爲瓊國公。賀九儀爲保康候。馬
吉翔工彌縫。仍以文安候入閣辦事。適白文選往黔
令可望赴滇保駕。將錢糧歸之。永歷兵馬交定國文
秀經營川廣可望以妻子尙在雲南。忿哀不露。永歷
令可望只留須護衛。東昌侯張虎送可望妻子赴黔。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七

三

又賜虎金簪一枝。令從中開導。虎旣回黔。詳言永歷
賜簪。密令行刺。以媚激可望。時可望妻子已至黔中。
無復顧忌。遂大言永歷負義。定國文秀謀反。遣文選
鞏國公勅印。文選之嫌始此。可望決意攻滇。有馬維
顛。白文選密議乘機反正。言于可望曰。白文選思受
有年。昨在滇受封。屢辭不久。實出無奈。今重加爵賞。
用爲總統。必感恩圖報。可望卽以馮雙禮守貴州。封
白文選爲征逆招討郡王。總統兵馬。定國文秀方揣
勢遲疑。忽文選來歸。卽請封白文選爲華昌王。遣內

閔穴安侯馬言翔視師同定國文秀文選等於下西
九月十四至三岔距交水二十里下營可望因總統
之變欲引兵回黔馬維興馬寶等給言逃文選不過
一人有他不多無他不少儘這兵馬做個明白可望
大喜密議安定侯馬寶臨潼侯武大定漢川侯張勝
等率勁旅四于由尋甸尋道攻襲滇省可望仍于交
水索戰令首尾不能兼顧馬寶馬維興于十八日夜
各羞心腹將可望密議報知定國等且催速戰定國
等卽于十九日交鋒直撲馬維興維興內應餘悉瓦
解可望逃回貴州卽遣其大理卿楊惺先奔赴經畧
明季南畧卷之十七
三

洪承疇前軍降

大清李定國回滇省於渾水塘收馬寶擒張勝剝其皮
文選文秀追可望尙遠馮雙禮言追兵已到促可望
攜家口前奔自請斷後掩其玉帛追兵方至可望自
智自尊一旦被愚被賣殊可捧腹至長沙承疇疏聞
大清封可望爲義王李定國以黔蜀辰沅鎮將皆可望
所設悉調赴雲南核功罪封馮雙禮爲慶陽王馬進
忠爲漢陽王馬維興爲敘國公賀九儀爲廣國公馬

寶爲泮國公餘爵不贅可望部下德安侯狄三品岐山侯王會。周江王張光翠等降級有差。凡永歷左有皆定國心腹。正睥昵尊大而

大清兵三路入矣。

吳三桂兵取雲南

大清封吳三桂爲平西王居秦之漢中府。順治十五年戊戌。三桂偕定西將軍固山額真侯墨勒根。由四川一路合荊州之甯南靖寇大將軍宗室洛託由湖廣一路征南將軍固山額真卓布泰由廣西一路定于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七

西

二月二十五日三路出師先取貴州命安遠靖寇大將軍信郡王鐸尼自都門統領大兵入黔分三路進取雲南。煥甯南靖寇大將軍回荊州。彈壓三桂由沔縣至朝天驛。順流擊楫。三月初四日抵蜀之保甯府。具舟艦載軍精預搆蜀重慶府水陸交衝。請以副將程廷俊爲重夔總兵。設水陸官兵五千。三月初七日。起營過南部西充。猶見數家烟火。白順慶而前大路。積棘叢生。箐林密布。雖鄉導莫知所從。惟捕蹤伐木。伐一程木。進一程兵。三月十四日至蜀之合州。儼同

鬼域合州屬重慶。永曆重慶總兵杜子香以輕舟哨至合州江口。此合州江。北則自陽平。合翟汝至合州南。有綿州一江。橫出於合江南。水勢洶湧。三桂偕定西將軍揮甲兵跨馬渡江。杜子香棄重慶。分水陸奔逃。三桂偕定西將軍由銅梁壁山來。鳳白石進發。銅梁壁山二縣屬重慶。凡駐營帳房左右。滿地頭顱。皆張獻忠及搖黃十三家所戕殺。尚有廬舍。人視則殘書壞券。與糜爛之軀具在。四月初三日。三桂軍至重慶。爲明王珍負固之地。鐵壁金城。足稱天險。蜀楚界中。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七

五

如房竹歸。已大昌。大甯有塔天保。郝搖旗。李來亨。袁宗第。黨守素。賀州。旄州。衛有王光興。長壽。奇縣。有劉體仁。譚詣。譚宏。譚文。達州有楊秉胤。徐邦定等。連兵分守。三桂俱不之問。以永甯總兵嚴自明合鎮。兵馬畱重慶。與新設重夔總兵程廷俊合防。固根本。調陝西砲火。裕城守。十三日。搭浮橋渡黃葛江。溽暑。董蒸心迷目眩。翼日渡綦江。歷東溪。松坎。新站。夜郎。其中如滴瀟。三坡。紅關。石壺關。上摩。九天下墜。重淵。人皆履澁。馬皆釘掌。節節陟險。一失可守。晉王李定國蜀。

王劉文秀預遣將軍劉正國率兵眾據險設伏二十
五日三桂偕定西將軍抵三坡劉正國由水西逃奔
雲南自桐梓至四渡站明將軍郭李受劉董才王明
池朱守合王劉倉總兵王友臣等以家口并五千兵
眾降

大清三桂偕定西將軍收服遵義五月初三日自遵義
由新站烏江養龍息烽禮佐會甯南靖寇大將軍於
貴州十一日回息烽襲明將軍楊武大營於開州之
倒流水回遵義有水西宣慰使安坤酉陽宣慰使冉奇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七

夫

鑿蘭州宣慰使奢保受等降

大清興甯伯王興受李定國指授回綏陽子友臣首先
歸降遂親詣軍前繳勅印三桂與以監甲名馬金幣
七月初二日新津侯譚宏等率眾攻重慶敗回廣西
一路征南將軍卓布泰與提督線國安抵獨山州時

大清使日傳上諭克取貴州如雲南機有可乘大兵馬
匹行得卽乘勢進取不必候旨如兵馬疲弱候安遠
靖寇大將軍信郡王到日三路進取雲南甯南靖寇
大將軍尉貴州侯開服雲南回荊州三路承旨屯

養銳三桂始終以重慶爲憂調四川巡撫高民瞻於重慶彈壓。又調建昌總兵王明德赴重慶協防。檄永甯總兵嚴自明。侯王明德至重慶。卽領所部官兵赴遵義。厚重遵兩鎮之防。因川黔一綫之脈。值安遠靖寇大將軍信郡王鐸足統大兵入黔境。先約三桂會商。三桂自遵義六百里至平越府之楊老堡。同信郡王等與經畧洪承疇會訂師期。晉王李定國受黃鉞。同王公侯伯將軍馮雙禮等。悉衆扼盤江河。踞雞公背。謀攻貴州。相違咫尺。葺昌王白文選同賈名瑩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七

七

等四萬餘眾。守七星關。嗣抵生界。扎營。離遵義一日之程。示攻遵勢。牽制應援。以助定國復黔之舉。三桂兼程回遵義。前此數月。三桂駐遵義。征南將軍卓布泰駐獨山州。信郡王在武陵。惟甯南靖寇大將軍駐貴州。當大眾未合之際。定國觀望逡巡。又楊老堡訂期進兵。定國始秉鉞而出事機已失矣。十一月初十日。三桂統藩下四鎮。及援剿左路鎮總兵沈應時。右路鎮總兵馬甯等。自遵義出師。白文選于二十日五更。自生界道回七星關守險。此關四山壁立。水勢洶

洵山上樹木叅天名曰天生橋其實未嘗有橋三桂
先在遵義厚養鄉導朝夕垂問默識于心十二月初
二日于水西苗獮地方安營次晨忽由天生橋進烏撒
軍民府扼七里關大路文選領三桂從別路越險進
兵棄七星關走可渡橋卽焚橋走露益州思奔雲南
顧家口李定國見信郡王中路兵前進卽退回盤江
河又報征南將軍廣西一路甚急自領部衆堵禦定
國連敗于安龍之羅炎河凉水并撤寨踉蹌奔回奉
永厯并宮眷大營于十五日棄雲南走永昌府白文
明李南畧

卷之十七

五

選中道飛奔大營定國畱文選駐守玉龍關蓋永昌
之要道也三桂至烏撒勦畱文選餘衆收降之設官
安撫壘涉可渡河出交水大道晤信郡王征南將軍
于板橋己亥正月初三日三桂等收服雲南明公侯
伯將軍鎮將胡一清等土司總兵龍世榮等降是時
大兵雲集鎖靜爲難益以逃降之衆逃竄之兵掠
人口資糧無所不至滇民水深火熱定國猶在永昌
三路議信郡王駐鎮省城以多羅貝勒尙善領中路
兵馬計定師期三桂于初八日移營羅次縣十二日

初二日譚宏等悉眾再犯三桂設備嚴

自相猜忌宏詣殺譚文燊

大清封譚宏爲慕義侯譚詣爲向化侯又聞馮雙禮狄
三品等與白又選下自烏撤追散之將軍王安等持
白文選金印金章過金汝江逃往四川建昌衛十五
日三桂發檄招撫密授狄三品方畧並諭川南諸鎮
將歸誠二月初五日三桂自羅次出師征南將軍多
羅貝勒同于一日自雲南出師初九日三桂出鎮南州
征南將軍合兵殺明總兵王國勳于普湖又追敗白
明李南畧

卷之十七

十九

文選等于玉龍關之西獲輦昌于金印追至滄瀾江
潰兵燒毀鐵索橋大兵扎筏過江馬玉同楊筠白
上流覓渡一葉扁舟幾經不測十五日李定國自永
昌秦承厯并宮眷大營奔騰越州三桂扎筏渡江江
不甚寬水勢甚惡其地每自清明至霜降有青草瘴
凡往來雖土人亦惡之過江二十里有磨盤山所入
之路坎陡箐深屈曲僅容單馬定國度大兵累勝
窮追必不戒設柵數重其間竇名望初伏高文貴二
伏王璽三伏每伏兵二千約俟大兵至山巔號炮

起首尾橫突截攻必無一騎返我軍後渡瀾滄江潞江逐北數百里無一夫守拒。謂定國竄遠隊伍散亂上山已萬有二人而降官盧桂生來泄其計則前驅已入二伏諸帥急退傳令舍騎而步以礮發其伏伏兵死林箐中者三之一。伏起而鏖鬪死者三之一。定國坐山巔間信礮失序驚駭忽飛礮落其前擊土滿面乃奔竄名望王壘皆戰死窮追至騰越州西百二十里爲雲南迤西盡界卽三宜六慰緬甸三十日振旅班師閏三月十一日三桂抵姚安府永歷東閣大學明李南畧

卷之十七

二十七

士張佐辰戶部尙書孫順侍郎萬年策都察院錢邦芑少卿劉泌兵科胡顯等一百五十九人先後降德安侯狄三品等受三桂密指以慶陽王馮雙禮并戴定大將軍金印及金冊起軍前二十三日三桂等旋師昆明景東去知府陶斗蒙化士知府左星海發江土知府木懿等暨各土州縣降延長伯朱養恩總兵龍海陽吳宗秀自四川嘉定走雪山至雲南鞏昌王部下將軍王安等自川建昌衛至雲南繳白文選蕩平大將軍金印心膂藩臣金章將軍郝承裔廣平伯陳

建級咸甯侯高承恩自雅州至雲南甯國侯王友進
總兵柱子香陳希賢等烏撒土知府安重金東川土
知府祿萬兆烏蒙土知府祿世孝鎮雄土知府隴宏勳
等俱自川來降四月二十四日三桂以馮雙禮請

旨待以不死解京安置續封狄三品爲仔城侯餘各
差等授級其爲李定國率引出邊者亦先後歸降如
大學士扶綱兵部侍郎尹三品翰林劉滄貴州布政
宋企鰲等淮國公馬寶叙國公馬維興武靖侯王國
璽懷仁侯吳子金宜川伯高啟隆公安佺李如碧陽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七

三

武伯廖魚都督王朝欽總兵單泰徵繳故漢陽王馬
進忠勅印將軍楊武繳永曆母皇太后金寶一顆維
時滇民離散斗米三兩發帑金十五萬兩賑給其邊
外情形緬甸留永曆與宮眷及黔國公沐天波等於境
內布兵衆拒晉王李定國自文選于境外定國無永
曆可恃無根本可憑暫駐遐荒用永曆勅印將各土
司槩加勲爵令其內應元江土知府那嵩受總督銜爲
定國客傳勅印各土司有聽命者有兩可觀望者有
不從而自出首于

大清帥者。維時三桂奉 旨駐鎮雲南。又總統滿漢大兵。明廷長伯朱養恩將軍高應鳳總兵許名臣。土司總兵龍贊陽等。前皆歸降。至是復與元江合許內應定國。九月二十一日。三桂自雲南出師。至石屏州。土司總兵龍榮率贅婿黔國公之子沐忠顯赴軍前。那嵩等負固元江。十月初六日。三桂率滿漢兵圍其城。十一月初六日。破元江。那嵩悶室自焚。十二月初六日。信郡王遵 旨赴京。二十三日。三桂還軍雲南。十七年庚子。永歷在緬甸。朝廷度外置之。議撤兵節餉。明季南畧 卷之十七 三十一

而三桂增玉權。必欲俘獲永歷爲功。遂有渠魁不剪。三患二難之疏。乃命內大臣愛星阿爲定西將軍。赴滇會剿。頒勅印于各土司。并購緬擒獻。十八年九月。滿漢土司及降卒七萬五千。並炊汲餘丁共十萬。由大理騰越出邊。三桂愛星阿將五萬人出南甸隴川猛卯。分二萬餘出姚關。總兵馬甯王輔臣馬寶將之。十一月會師木邦。聞白文選方抗錫箔江。遣前鋒疾馳三百餘里。及江濱。白文選毀橋走茶山。令馬甯等分道追文選。俾不得窺木邦後路。而大軍筱渡趨

緬以降人爲嚮導十二月抵蘭鳩江緬人遂執永歷及其母太后等並從官家口獻軍前文選爲馬甯等追及亦以兵萬餘象馬數千降班師雷提督張勇以萬人守普洱備定國未幾定國死于景線雲南悉平

明季南畧

卷之十七

三

萬人守普洱備定國未幾定國死于景線雲南悉平
並效亦以其首領乘馬還于將行而西其首領
以其母太后等並從官家口獻軍前文選爲馬甯等
追及亦以兵萬餘象馬數千降班師雷提督張勇以
萬人守普洱備定國未幾定國死于景線雲南悉平

明季南畧卷之十八

錫山計六奇用賓甫輯

餘紀

投誠安插

廣東道御史范疏曰從來治理莫大于疆圉綢繆莫切于寇孽國家振旅以求廓清四海。公庶竊發戡滅何難。但朝廷好生爲心。凡有僞衆投誠。卽隸歸順。且予官爵。所以開自新之望。而施覆育之仁也。今投誠之傾心報効者固多。然亦有一二鷹眼未化。狼性猶存。大則如四川之郝承裔。山東之于七等次。則如江浙之湖寇張守智等。已投復叛。揆厥所由。蓋由來投誠之後。仍安插本地。其夥衆團聚。一隅逞臂。一呼黨羽。立集。此叛謀之所易起也。臣以爲今後投誠如功多首事者。不妨優其爵賞。或寵入親班。或另推別地。卽在外安插者。亦必分其部曲。散置諸營。易撥兵丁。畀之統領。官仍不失爲官兵。仍不失爲兵。稍分其勢。以防不測。是亦弭亂之先機。不可不爲區畫者也。

明季南畧

卷之十八

一

大清康熙元年七月兵部疏曰臺臣顧條陳襄門即襄
界處腹心與邊隅不同袁宗第賀珍等諸有名臣寇
各擁眾屯于大昌王山寨中湖廣荊州之界如興山
縣水筒梁材等處無非盜賊盤踞長江阻塞商賈弗
通卽襄之賊強盛者如郝永忠約有數萬以臣愚見
會剿誠爲不易之定筭仍勅川陝湖廣三省招撫如
負固不降發大兵勦滅可也

楚師全勝

二年四月湖廣總督張疏曰臣看得要山諸逆逋誅

明季南畧

卷之十八

二

有年豐蒙 皇上招撫而始終怙惡不悛致煩天討
幸仗 皇上威靈楚兵自出師以來于本年正月初
五日李家店一戰卽獲全勝今臣由省赴夷陵巡視
于正月十六十七兩日途次接到塘報言巨寇李來
亨馬騰霄黨守素自敗回老巢之後卽以多賊把守
兩關一名雙龍觀一名三白亞最爲險惡以爲天塹
不拔之處長坪地方屯扎于初九初十卽迎鋒交戰
又大獲金勝富陣生擒及殺死僞總兵副將叅游都
守與賊兵甚多已將兩關攻奪惟逆賊李來亨敗遁

逃回七連坪老巢。現今分兵追剿。直奏凱蕩平。在指顧間矣。

楚師播

欽命挂印提督湖廣全省駐扎武昌總兵官左都督董學禮二年八月疏曰。李逆自被困之後。百計干謀。圖所以豕突者。而不可得。乃乘連雨重霧之夜。率逆黨千人分頭扒屋。希圖偷越塘汛。孰知我兵防站戒嚴。當賊眾連上懸巖陡澗之時。已爲各處堵截。號炮一响。各汛官兵齊出堵禦。臣卽發各鎮營官兵四路策剿。惟時親領官兵迎頭堵剿者。卽陽鎮臣穆生輝也。親領官兵出奇截殺者。辰常鎮臣高守貴也。發兵防汛又夾剿者。襄陽鎮臣于大海也。分發官兵出汛協同援剿者。夷陵鎮兵金萬鎰也。至于副將叅遊都守及千把等官。並臣標隨征各兵。無不奮勇用命。覓路追殺。除滾崖跌死逆賊不問外。總計陣擒逆賊共七十三名。陣斬七百六十五名。又斬僞總兵二名。首級及陣擒逆賊將王福。俱係賊中梟雄。臣因新奉特旨。不敢令官兵深入窮追。

明季南畧

卷之十八

三

穆生輝字榮之天城衛人總兵都督同知高守
貴字健侯陝西延安人總兵都督同知于大瀛
字崑山江南項城人總兵都督金萬鎰字寶山
遼東廣甯人總兵都督僉事

房保蕩平

二年八月陝西提督王一正疏曰郝逆率眾暗逃臣
兵追殺得奉膚功又思逆賊披靡之餘勢必潛伏深
山密箐之內萬難遍行搜戮惟招安一著庶可得淨
根株隨遣各將給免死牌入山招撫并六月內投出

明季南畧

卷之十八

四

偽副將夏啟明前去招撫又活擒六百二十四名又
又招獲偽總副叅遊都守等兵六十二名賊兵七百
五十名偽官賊丁家口婦女幼小共五百五十一名
聽候發落又招撫賊民男婦幼小家口共二千二百
一十一名俱發房縣署事知縣金殿臣收領安插以
爲歸正之良民查郝逆盤踞竹溪竹山房縣保康四
縣地方久歷年所侵占我土地蹂躪我民人臣恨不
立梟其首以洩十餘年之公憤據報帶幾百殘兵竄
入劉二虎營內不過釜中之魚耳然此在山游魂俱

已剗撫盡淨從賊人民俱已報安信安而房陵

之妖氛盡掃無遺矣。前追官兵越古坪而南。時值霖雨連綿。不止。且各兵糧已斷。脚腿被雨浸。渾竟無完膚。而染患時疫。痢瀉者十之四五。困苦乞哀之聲接踵而至。臣思我兵追渡古坪。卽爲劉逆塘撥地方。元兇報已至。劉逆營盤。迨固無及。而缺糧病卒。又未便驅之深入。遂檄令各該官兵將賊內三座庵鄧川峪。白玉坪。紅花梁。紫竹土項。東河不擋溝等處賊巢。及各山隘口。間路擋木柵欄。一齊焚燬。以杜日後用。奉旨。畧。卷之十八。五。

嘯聚之源。臣又另撥官兵五千。遣叅將周元遊擊李登相。張四直守備韓國祚。韓宏胤等統領前去上項白玉壩。鄧川峪及閻王寺一帶。不特偵探賊情。暫將前遣官兵撤回大營休養。

周元字孟祥。江西廣信人。爲靈州叅將。韓宏胤北直人。張四直字次峯。順天昌平人。

擒獲僞王

三年正月。平西親王吳三桂疏曰。據三路總兵王會張鵬程。趙良棟。塘報前事。到臣據此。該臣看得妖逆

阿仲鼓惑粵蠻僭稱年號聚兵。爲書封疆圭自
賀雲等黨附阿仲藉妖謀反煽動土司雖屢生干粵
西而毒切于黔滇普坪之殺戮最慘安籠之城郭光
危臣遵上命發兵分道進征中路總統總兵三倉
奮騎長關破額老塞而入左路總統總兵張鵬程等
取花草塞破阿積而入屢戰屢勝旣而會師直搗隴
納探知遮別爲阿仲巢穴王會張鵬程不及待右
路遂卽一面向分布圍攻於十二月初四日申時攻破
將僞丞相等官以及蠻兵盡行剿殺右路總統趙良
明至南畧卷之十八

六

棟三日之內斬奪三關至初四日到遮別會合查初
四日破巢之後本日抵晚廣西思南副將趙真植廣
東提標後營遊擊朱尙文其領兵六百名亦抵遮別
泗城土官岑維祿亦帶士兵千餘續後方至先是阿
仲原在遮別北門滇黔兵馬將到岑維祿于初三日
三更時分差人暗接阿仲而去不解何故見遮別已
破維祿始將阿仲交廣西副將趙真植遊擊朱尙文
於初五日解交總統總兵王會等雖幸渠魁未脫就
中關節可疑但旣行猷出姑免深究再查此舉作孽

雖由阿仲而在妖爲崇及號召土蠻侵掠地方行軍指授者則土目賀良臣賀雲賀富賀坤新等輩也。諸賀非阿仲不足動衆。阿仲非諸賀不足成謀。今阿仲雖已成擒。賀逆尙稽。授首察賀雲等各據一寨。料彼匿山寨之中。臣再檄總兵王會張鵬程趙良棟等攻勦各逆。斯屆山寨另報。

趙真植遼東人副總兵

擒獲郝逆

三年正月四川總督李疏曰渠魁劉二虎郝搖旗袁明季南畧

卷之十八

七

宗第自巫山奔竄以後猶抗撫負固蒙勅發西安將軍傅夸蟾副都統杜敏領大兵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從水路進抵巫山。因棧道崎嶇馬足困憊尙未到汛。臣恐有誤進剿機宜會同將軍副都統並提諸臣將緣旗馬正那借滿兵騎征。鼓勵漢兵荷戈步走。自十二月十八日。臣同將軍傅副都統杜提督臣鄭率滿漢官兵至二十二日直逼劉逆營。巢陳家坡。我兵奮勇爭先奪其要隘。搗其巢穴。賊力不支。奔入後巢。天地寨。臣等率兵追剿。計老爬空隘口。逼臨逆穴。

聲威震天一時逆營各偽鎮將砍寨投誠劉逆勢窮
命感自伏冥誅妻妾生女登時縊死郝袁二渠猶思
走脫冀延旦夕之生賴副都督兩臣分發總兵等率
滿漢兵黃夜力追于二十六日趕至黃家坪二渠傾
賊拒敵我兵奮勇陣擒逆渠郝袁並偽部院洪育勳
而偽朱安王隨干寨中捉獲黨太監爾卽異卽自縊
是役也元兇俱無漏網計進兵未及旬日而數萬巨
寇掃蕩殆盡

傳夸蟾滿州人提督陝西統滿兵駐西安鄭蛟

明季南畧

卷之十八

八

麟字西雲遼東人提督巴川全省總兵都督同
知

洪承疇行狀摘畧

洪承疇字彥演號亨九福建泉州南安縣人萬曆四
十三年舉于鄉丙辰登進士初授刑部主事陞兩浙
提學道兗甬東兵備道三秦叅儲巡撫榆林旋制三
邊崇禎十五年壬午降

大清

太宗文皇帝不令服官凡大祭祀宴會必令親隨 賜房

屋莊田男女有差。賜上御服膳無虛日。甲申
軍入北京。入內院辦事。賜第莊田。人口十月以
極鷹一子入監。順治二年。

世祖章皇帝命往江甯綏輯。賜朝帽玉帶貂蟒披領大
蟒貂裘外褂及鞋襪。王駟駱駝並蒙古人口帳房涼
棚銀碗等物。隨行員役。令部各給緞袍靴帽並馬
六十餘匹。承疇駐南京三年。心計日數。手答口授。自
辦事至夜分不輟。心血爲耗。目睛漸花。順治五年。還
朝報命。特召賜宴。賜袍靴等物。又

明季南畧

卷之十八

九

太皇太后賜宴仍入內院辦事。是年遇加。

四祖尊號。覃恩封贈三八巳丑典春闈。順治八年。

世祖親政。命掌御史大夫事。賜貂皮披領。又賜團蟒

日月肩貂裘。旨云你係有功之臣。此袍應賜服用。
八月以上。

昭聖慈壽恭簡皇太后尊號。癘一子入監。九年。命享大

學士印與脩。

太宗文皇帝實錄。賜蟒服等。又薦人才十四人。順治十
年五月時。湖南病動。滇黔猶阻。進承疇。太保經畧五

省賜內殿馬玲瓏鞍轡袍帽及嶺寶石帶撒袋弓矢順刀等物于陛辭前五日。賜宴隨行官一百二十員俱引見。賜蟒。御五鳳樓目送久之。勅巡撫提督總兵以下悉聽節制。文官五品以至武官副將以下有違命者聽以軍法從事。一應撫剿事宜不從中制。事後具疏報聞。文武各官在京在外隨時擇用。所屬各省陞轉補調。一面奏聞。應用錢糧。卽與解給。吏兵二部不得掣肘。戶部不得稽遲。功成之日優加爵賞。事定之後。卽命還朝。承疇既受。命未出都

門先疏選將召兵而西北之名將勁旅羣集。六月出都。十一月抵武昌。受事。有多得賢良。安民勸農以守。爲戰。簡拔將。領練兵制勝。以戰爲守。聯絡土司。使不爲賊用。以樹我之藩籬。計離賊黨。使自爲解散。以潰彼之腹心。一疏念三湖荒殘。兵多糧少。發金買牛數千頭。分布屯糧。爲持久之計。以昆沙爲湖南北總漕之區。身自彈壓。初至長沙。城中城外皆瓦礫荆榛。乃撫降衆。招流移。修城濬池。建倉築壩。而城郭改觀。兵民轉聚。矣。思削平湖南。必先安湖北。遊舉鄖撫設鄖

鎮以堵西山劉郝諸逆立武昌城守設洞庭水師以壯全楚腹心之備分一提三鎮駐扎武陵以固辰沅之門戶立一撫兩鎮駐扎武陵以固辰沅之門戶立一撫兩鎮駐紮寶慶以遏武靖之狡窺他如永州祁陽衡州湘潭益陽常德夔陵荊州以迨鄖襄節節設鎮五千里之長邊首動尾顧此呼彼應而楚中之氣脈貫若連星矣又初奉命之始粵西名入版圖實存一府三縣一州餘盡賊踞承疇謂欲取滇黔必先復廣西開入滇之路乃設撫提兩大鎮駐扎桂林再

明季南畧

卷之十八

十一

設一大鎮駐扎蒼梧粵西之險要哢如長城矣十二年五月常德告警偕長沙大兵同至衡州堵防寶慶以分賊勢而荆澧大兵直趨常德乘夜出奇大破賊眾提聞賜厯甲弓矢刀帶裘帽等物子士銘登進

士十四年三月以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並配

覃恩封贈三代賜羊酒廕一子入監

承疇在楚五年休養兵馬欲待敵敝適有疾予告未行而孫可望降封義王承疇上方略言滇黔可取伏

十二月命調度五省事。三道會師道里險隘糗糧爲艱。承疇廉知積穀處。輒因糧焉。其無積穀處則發價。上司倍其直。携負鱗次而至。悉償之。不惟省轉輸之苦。而招徠之計亦爲焉。十五年三路兵進滇。上增發廣西兵從間道出其後。李定國逆戰大敗。三路之帥齊克雲南。上發帑金三十萬贍兵。賑民復命三大臣到滇。時察民間夫婦不相保者。俾復完聚。凡數萬人。承疇初偕大將軍入黔。舍騎徒步。每身居前鋒。而先士卒。及至滇調和兵民尤殫苦心。大事旣竣。精力漸

明季南畧

卷之十八

十一

億雙睛俱損遂乞休。

命還京調理。舟次淮安聞

世祖

章皇帝賓天。號慟欲絕。疾趨抵京。不入私舍。哭于景

山。旣而陳疏請老。

特予武功世職。承疇以覃恩封

贈三代者三廕。子入監者五子三等阿達哈哈番准

世襲者四。有請必允。有奏必行。可謂異遇矣。又愛惜

三軍。食在兵後。苦在兵前。故人樂爲之用。自天啟丁

卯與父宦別。癸未卒。至順治丁亥迎母至江甯。養四

載。母以老思故鄉。乃歸。數載卒。教子士銘。凡屏之間

每錄先聖賢格言示誠。每遇令節。家庭設香案。朝服

望闕叩祝乃于康熙四年己巳二月十七日卒卒之
次日遣多裏機昂弔問喪賜茶諭士銘曰朝廷聞
你父病故不勝痛惜遍賜問家及有服親友並僕人
等尤稱異數云

明季南畧

卷之十八

三

10478

